

外国文学名著连环图画

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with short, wavy blonde hair, looking intensely at the viewer. She is wearing a black, off-the-shoulder top with a black choker necklace. A single pink rose is pinned to her chest. Her right hand is raised to her chin, with her fingers resting against her cheek.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, textured wash of light colors. On the far left, there is a vertical decorative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.

CHA HUA NÜ

CHA

HUA

NÜ

茶 花 女

李白英 改编

潘勤孟

沙 蕾

陈 俭 绘画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外国文学名著连环图画

茶花女

改编：李白英 潘勤孟 沙 蕾

绘画：陈 俭

责任编辑：元 山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50 印张6.72

2000年1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5次印刷

印数：14001-17000

ISBN 7-5322-2270-5/J·2150

每套定价：35元



(二) 亚蒙是法国某城税务局局长杜瓦的儿子，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。他在巴黎学习法律，并考得了律师的资格。



(二) 杜瓦希望儿子凭家世和资格混个一官半职，因此叫亚蒙留在巴黎。亚蒙却讨厌巴黎那种灯红酒绿的糜烂生活，每当深夜回到寓所，总是感到厌倦和无聊。

(三) 有一天，他走过一家化妆品店门前，遇着一个身穿缟素衣裳的女子，从一辆轻便敞车中走出。她那美丽的面貌和优雅的风度把他吸引住了。





(四) 他隔着玻璃窗看着她 在铺子里面买东西，又看着她从店里出来，坐着敞车走了。他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注视着渐渐消失的车影。

(五) 那时恰巧有一个店员站在门口，亚蒙便向他打听这位女子的名字。



请问，刚才这位小姐是谁呀？

你还不知道么？她是大名鼎鼎的玛格丽黛小姐。因为她喜爱戴茶花，大家都叫她茶花女。



(六) 他不敢再打听她的住址，就走开了。可是这一瞥的印象使他不能忘记，他时常想起她，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也养起茶花来。

(七) 说也凑巧，一天晚上，他和友人加司东到奥伯哈戏院去，第一眼就发现台前包厢里坐着玛格丽黛。那时，她正拿着望远镜朝他这边望，并微笑地向加司东招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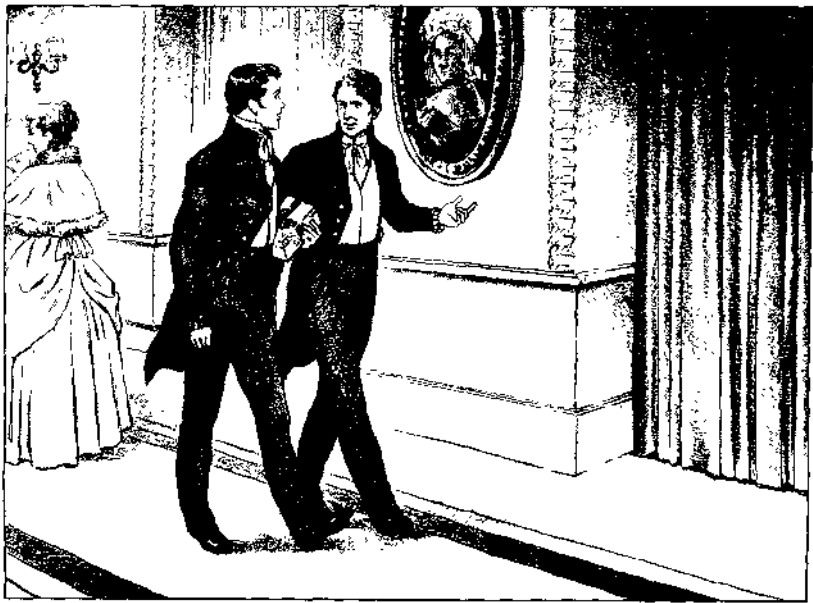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(八) 加司东拉着业蒙准备去玛格丽黛的包厢，业蒙却要加司东先取得她的同意。加司东不禁笑了：「唉呀！你当她是怎样的妇人啊！」可是亚蒙十分固执，加司东只得一个人先去。

(九) 亚蒙在甬道里来回踱着。加司东的话使他担忧，也许玛格丽黛这种人将来谈不上跟谁有什么真情；可他一边又盘算着应该结识她，看看她究竟是怎样的一
个人。





(一一) 加司东来了，欣喜地告诉亚蒙：「我说没有问题的，走吧！」他拉着亚蒙到糖果铺里去买了一盒蜜钱葡萄，并说：「玛格丽黛就欢喜吃这种食物。」两人便向包厢走去。



(二) 加司东把亚蒙介绍给玛格丽黛。亚蒙屏住呼吸，低着头站在那儿，脸都红了。可是她只向亚蒙微笑了一下头，便接过加司东手里的蜜钱；接着，她和旁边的女伴耳语了一下，她俩突然大笑起来。



(一一) 亚蒙感到很窘。玛格丽黛却独自吃着葡萄，显出若无其事的神情，任凭亚蒙站在那儿，再不理睬他了。



(二三) 亚蒙再也无法站下去，他向玛格丽黛行礼告辞。刚走出包厢，又听到里面哄然的笑声。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打击，回到自己的池座里时，差一点跌倒了。



(二四) 加司东也回到池座里。亚蒙提起玛格丽黛哄笑的事，加司东告诉他：「她们这种人平时受惯了人家的取笑，因此也就惯于取笑人家。」他劝亚蒙不要认真。



(二五) 亚蒙嘴里虽然这样说，可是心里实在办不到。戏快要闭幕时，玛格丽黛和她的女伴离开包厢，亚蒙禁不住也立起身，撇下加司东，悄悄地跟着她，听她和女伴说些什么。

(一六) 亚蒙徘徊在金屋咖啡馆的门前，看着玛格丽黛坐在窗下，摘着一片片茶花的花瓣，那模样真是可爱极了。这时亚蒙心里产生了另外一种感情，他觉得应该抛开一切，无论如何要结识她。



(二七) 直等到玛格丽黛和朋友们走出来，坐上车子，
他也就跳上了一辆小马车，跟到她的住宅前。



(二八) 从这天后，他常遇到玛格丽黛。她老是那么愉快，那么漫不经心，好像根本忘记了和亚蒙见过面；亚蒙呢，却越来越觉得自己爱上了她，有一会半个月没看到她，便向加司东打听消息，才知道她病了。





(一九) 玛格丽黛的生病，使亚蒙有更多的机会对她表示爱慕。他每天到她那儿去送茶花，从她的下人那里探问病况，可是从来不留下名片，也不说出自己的地址。



(二二) 玛格丽黛初病倒时，来看她的人很多，可是到了第三个星期，便没有人来探访了。只有亚蒙的茶花每天送到她的病榻前，这引起她无限的感慨：「难得有这位好心人！他是谁呢？」

(二二) 玛格丽黛的病渐渐好起来。医生嘱咐她离开巴黎到别处去静养一个时期。她便带着女佣人娜宁到了巴涅尔矿泉区，住在一个疗养院里。



(二二) 玛格丽黛在这里认识了一位摩里阿克公爵。公爵说他有一位女儿死于肺病，年龄、面貌都活像玛格丽黛。他要求玛格丽黛做他的干女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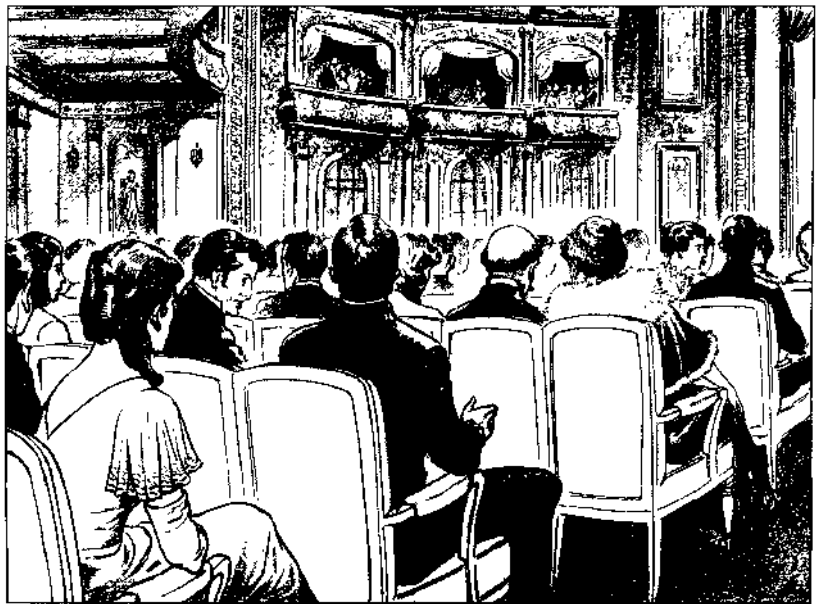




(二二三) 公爵趁玛格丽黛在疾病、困窘的境遇中需要钱用，许诺给她每年十万法郎的费用，叫她表面上做他的干女儿，暗中做他的情妇，而且要她断绝过去所有交往的人。



(二四) 玛格丽黛就这样离开了巴黎。快两年了，虽说年轻人容易忘记一时的感情冲动，但亚蒙只要一想起茶花女，心里仍是怦怦跳动。这天，他在佛德维勒戏院又突然看见了她，他的心不禁又颤动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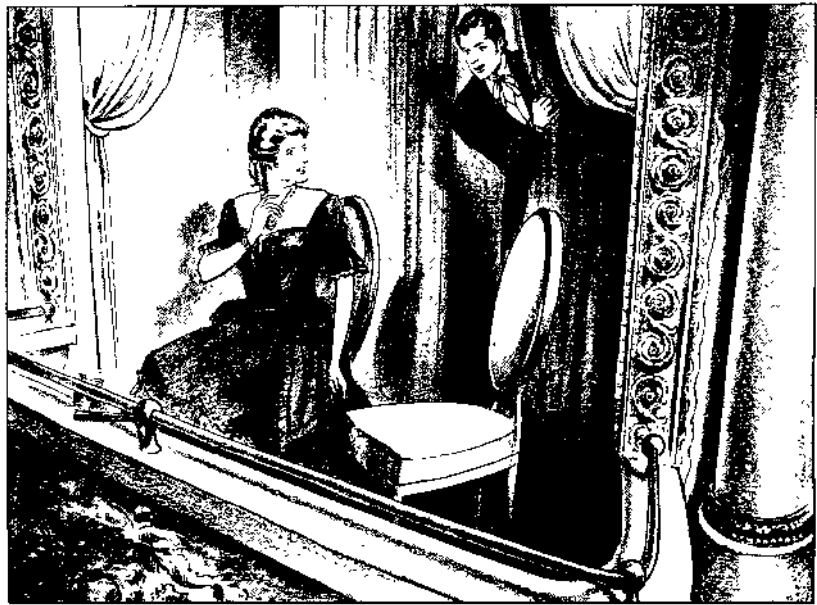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五) 他回到座位上到处扫视，看见玛格丽黛独坐在一间包厢里。她的模样有些改变，不像从前那样爱笑了，脸上还带着病容。亚蒙的凝视引起了她的注意，她瞧了他一下，又拿起望远镜向他细看。



(二二六) 玛格丽黛极力回忆：这个面孔很熟，却记不起他的名字。她放下望远镜，微微一笑，转过身来招呼对面包厢里的一个中年妇人。

(二七) 亚蒙留心看那中年妇人，原来是他熟悉的普于当丝。这个发现使亚蒙很兴奋，因为可以通过普于当丝去认识玛格丽黛。他马上走到普于当丝的包厢里去。



(二八) 亚蒙和普于当丝闲扯了一阵，然后谈到玛格丽黛，才知道普于当丝和她是邻居，而且很要好。普于当丝把玛格丽黛离开巴黎后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亚蒙。





(二九) 当亚蒙正要离去时，普于当丝忽然指着对面的包厢叫了起来：「你瞧，我说的那个公爵走进玛格丽黛的包厢了。」亚蒙一看，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头儿正将一盒糖果递给玛格丽黛。



(三三) 普于当丝向业蒙撒了个娇，说玛格丽黛有老公爵陪她回去，可是她就没有一个人陪着回去。这正是业蒙求之不得的事情，他马上答应陪她，而且还答应介绍他的朋友加司东一同去。

(三二) 当亚蒙和加司东走进普于当丝的包厢时，玛格丽黛正被公爵挽着走出去。亚蒙注视着，心里非常羡慕那个年老的公爵。





(三三) 普于当丝在亚蒙和加司东陪同下回到家里，大
家很自然地谈起玛格丽黛来。亚蒙问普于当丝：「玛
格丽黛有没有情人？」

(三三) 正谈着，只听得玛格丽黛隔窗叫唤：「普于当丝，快来！那位伯爵简直麻烦死我啦！」普于当丝对她说：「我不便来，因为家里有两个后生，他们不肯走，为的是要见你。」

一个是你认识的：加司东先生。还有一个是亚蒙先生。

他们叫什么名字？



(三四) 玛格丽黛对普于当丝说：「把他们领过来好了。」加司东听了笑道：「是嘛，我早就知道她高兴见我们的。」普于当丝说：「高兴这两个字用得不对，她接待你们是为了赶走伯爵。」



(二二五) 普于当丝领着他们两人前去。走进小客厅，见玛格丽黛正在弹钢琴，瓦尔维勒伯爵靠壁炉坐着，像是在欣赏音乐，又像是在想心事。





(三六) 玛格丽黛一见他们，就站起来招呼：「请进来，先生们，欢迎欢迎！」加司东和她招呼过了，然后给亚蒙介绍。亚蒙说：「小姐，已经有过被人介绍给你的光荣呢。」玛格丽黛伸出手来，让亚蒙亲吻。



我一点也不怪你。我常常来问你的病况。后来看很高兴地知道你痊愈了。

我怎么没有知道你到我这里来呢？

(三七) 亚蒙说：「想起两年前在奥伯哈戏院里的事，那时候我真幼稚得很！」玛格丽黛听了，才微笑说：「呵，记起来了，那不能怪你，那是我的淘气，也因为我是神经质，并且时常闹病的缘故，请宽恕我吧。」



(二八) 亚蒙道：「因为知道你喜欢茶花，我天天早上送茶花给你，可一直没留下名片。」玛格丽黛惊异地问道：「难道天天送茶花来的就是你吗？」亚蒙说：「是的，就是我。」她对亚蒙丢了一个赞美的眼色。

(三九) 接着，她掉过头去望着伯爵说：「你呀，你就做不到。」





(四) 伯爵脸上发红，掏出表来看看钟点：「该是我到俱乐部去的时候了。」玛格丽黛一句话也不答。亚蒙和加司东也向她告辞，她却留住他们。

(四一) 玛格丽黛对伯爵这么不客气，很使伯爵难堪。幸亏伯爵有一副「忍耐」的好性格，他握着玛格丽黛的手亲吻一下，就走了。





(四二) 善于当丝对玛格丽黛说：「我的好孩子，你对他真的太狠了。他待你这样好，你看壁炉上面又是他送给你的表，这至少要花掉他五千法郎呢！」玛格丽黛冷笑一声，在钢琴前坐了下来。

(四三) 普于当丝说：「伯爵爱上了你呢。」玛格丽黛笑笑：「哎哟，要我去听所有爱上了我的人的话，那简直连吃饭工夫都没有了。」说着，她叫女佣娜宁去预备夜饭。





(四四) 这时候，亚蒙简直看呆了。看了她不屑于接受一个年轻、有地位又有钱的男子的爱，觉得她身上流露着一种诚实天真，她的堕落生涯中分明还保留着纯洁。



(四五) 亚蒙得出这样的结论：总之，从她的身上，不难看出她是一个无喜沦落的姑娘。正凝思默想，玛格丽黛骤然的话打断了他的思索。



(四六) 玛格丽黛亲切地说：「你知道这是很漂亮的事！那么我怎样酬谢你呢？」亚蒙说：「允许我常常来看你就行了。」

(四七) 玛格丽黛叫加司东给她弹一首舞曲，因为她还没有学会。普于当丝招呼亚蒙过去，指给他看人家送给玛格丽黛的礼物，告诉他其中有一件是一个子爵送的。



他疯狂地爱着她，结果是他被迫着走了的。

(四八) 亚蒙问：「她爱过谁吗？」普于当丝说：「她真是一个怪姑娘，从来谁也不知道她的心思。她有时候在戏院里快活欢笑，一回到家忽然又会哭起来。」正谈着，娜宁来叫他们吃夜饭去。





(四九) 玛格·丽黛安置加司东坐在她的右边，亚蒙坐在她的左边。接着吩咐娜宁：「你去关照厨房里一声，如果有人叫门不要去开。」这时候已经是夜间一点钟了。

(五〇) 玛格丽黛喝完一杯香槟酒，两颊上就泛起红晕，又引起一阵咳嗽，愈咳愈凶，迫得她仰起头来靠在椅背上，还两手用力按捺住胸口。亚蒙看了，心里觉得非常难过。



(五一) 晚餐将近终了的时候，玛格丽黛咳得更厉害了，拿起饭巾擦她的嘴唇，巾上随即染了一滴鲜血。这时她立起身来，跑向她的梳妆间。



(五二) 玛格丽黛走进自己的卧室，躺在一张大沙发上，亚蒙走近她，握着她的一只手。她看见他脸色慌张，就道：「是你呀！这不值得你惊讶，你看看别人还有谁关心我，他们都很明白这个病是没有法子治的。」



(五二) 说完后她站起身，对着镜子一边整理散乱了
的头发，一边用带着苦味的音调说：「我的脸色多么
惨白呀！」业蒙坐着一动也不动地看着她。





我的心愿能够做你的朋友。我看你喝了许多酒，你那样地糟蹋自己，使我感到异样的难过。

你的心肠真好！可是你叫我有什么办法。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。并且像我这种女子，多一个少一个有什么关系。

(五四) 玛格丽黛看出亚蒙对她病情的关切，就走近他的身边，向他伸出手去。亚蒙握住她的手亲着，泪珠流到她的手上。她道：「你简直是一个小孩子，你哭起来了，有什么事？」



我曾经卧病到也来过两个月，再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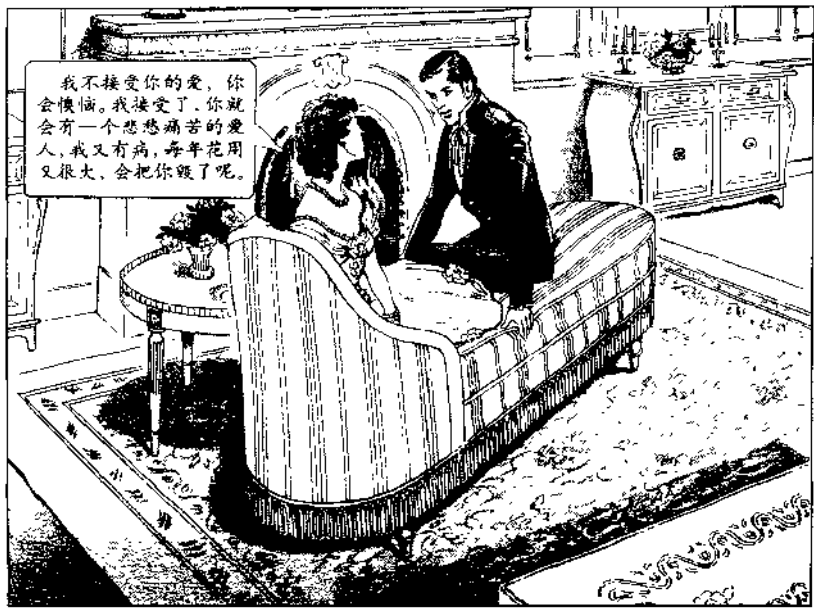
我愿意不离开你，陪你医好你的病。我相信你一定更喜欢过一种闲静的生活，这可以使你更幸福。

(五五) 他们坐了下来。亚蒙要她好好调养。玛格丽黛说：「如果我要调养自己，那就死得更快了。说到调养，那只有上等家庭里的女子才能办到，我一天换不到人家的欢笑，人家就会抛弃我了。」

(五六) 她说她这种女子对于公爵那样的老头子倒也无所谓，对亚蒙这样的人是没有好处的。亚蒙听她诉说这种从心底里充满着痛苦的生活，感动得找不出一句话回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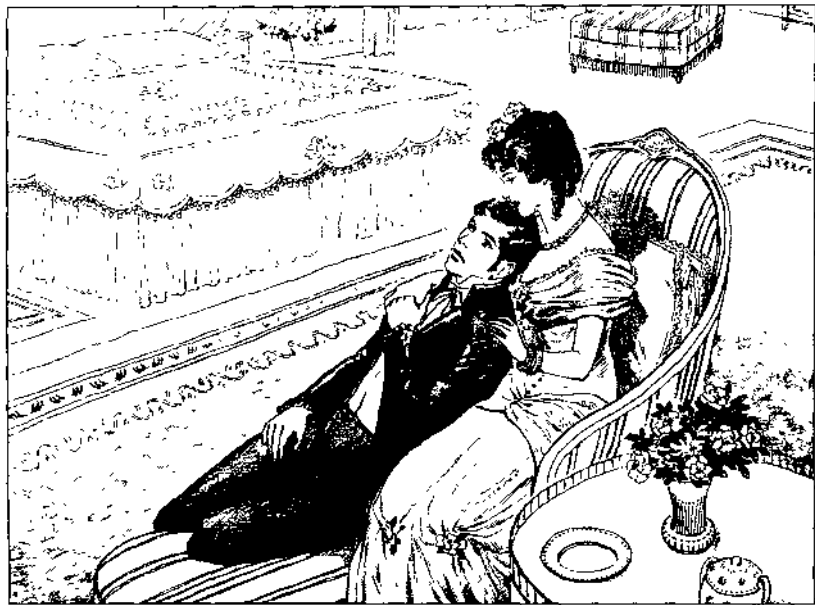


(五七) 玛格丽黛坐到壁炉前烤火，叫亚蒙坐在她的身旁。她倾听他真诚的话，知道他是真心爱着她，便也对他倾吐自己的心声。



(五八) 普于当丝走进来喊他们。玛格丽黛对她说：
「我们在正正经谈话呢，不要打搅我们吧，我们一会儿就会来的。」





(五九) 普子当丝走出去了。玛格丽黛握着亚蒙的手说：「我从来没有遇到你这样的人，你从几时起就爱上我的呢？」亚蒙说：「从第一次看见你起，到现在已经三年了。」

(六〇) 他低声对她说：「你知道我是怎样地爱你呀！」玛格丽黛点点头：「假使你答应一切都依我的意思做，我会加倍地爱你。」



(六) 玛格丽黛说：「老早老早我就想找到这样一个人：年轻，可是心里不要单有自己；多情，可是不要不多心；又不要把爱情当作自己的权利。我一直不曾找到这样的一个人……」





(六二) 玛格丽黛从一大束茶花里取出一朵，插在亚麻衣襟的花钮上。她答应他在这朵花颜色枯萎的时候——明天夜里——可以来看她。



(六二) 他们就再回到餐室里去。玛格丽黛边走边唱，亚蒙呢，差不多像着了疯魔似的。

(六四) 加司东、普于当丝看见亚蒙和玛格丽黛，就唱着歌戏谑着他们。他们却只感到歌声的悦耳。



(六五) 亚蒙回抵寓所，心里非常高兴。在幸福的思念中，他渐渐入睡了……





(二六六) 一觉醒来时，时光已是薄暮。亚蒙想到今晚又可以遇见玛格丽黛，心头充满了欢乐。他觉得小小的房间装不下他许多的幸福，需要整个的自然界供他驰骋。



(六七) 他走在大街上，步伐是那么轻松。所有他遇到的人，哪怕是不认识的，他都一律爱着。他不禁自己对自己说：「爱情真教人善良啊！」

(六八) 走到玛格丽黛的寓所，只见楼窗里燃着灯光。他心里更喜，忙上去按门铃，但是看门人却告诉他主人还没回来。





(六九) 他在这一条街上来回走着，这里没有铺面，冷清的没有人走动。

(七〇) 半小时后，玛格丽黛回来了，正在她叩门的时候，他走上前去，向她道了一声「晚安」。玛格丽黛不经意地说：「呀，是你呀？」亚蒙看她有些不高兴似的，就站在原地不动。玛格丽黛又招呼他，他才跟进屋去。





(七一) 玛格丽黛进入卧室，脱了帽子和丝绒外衣，靠在火炉边的人靠椅上，神情显得很疲惫。

(七二) 门铃响了，玛格丽黛自己去开门，又是那个瓦
尔维勒伯爵，她很不客气地把他打发走了。





这个傻东西再来，你
说我不在家或是说我不
愿意见他好了。许多人
以为有了钱就能买到一
切，真把我气死了。

(七三) 瓦尔维勒伯爵只得走了。她回到卧室，吩咐娜宁以后别再让这位伯爵在屋子里逗留。



(七四) 瑪格麗黛換上白色睡衣，戴上綉着白花、垂着緞帶的淡米色睡帽，回到亞蒙身邊。亞蒙正要向她一訴衷曲，不防普于當絲走了進來。



(七五) 一连串的纷扰过去后，玛格丽黛舒了一口气，坐定下来。沉默了一会，她突然握着亚蒙的手，问他是不是真正地爱她。亚蒙颤抖地说：「我可以对你发誓，我爱得你发疯啊！」



(七六) 接着他们吃着宵夜，饮了一些波尔多酒，便偎坐在炉边，互诉着像孩子般的天真的情话，度过静静的良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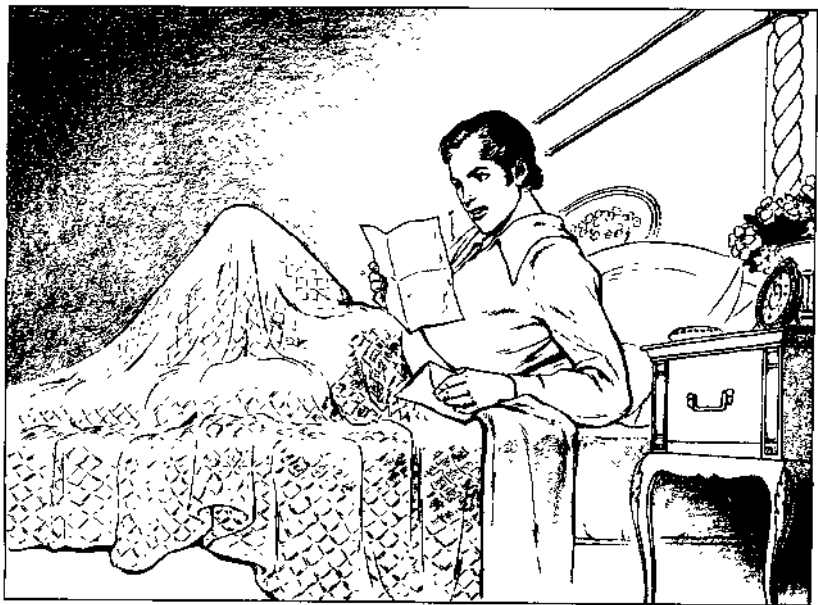
(七七) 清早五点钟，晨光开始透入窗帘，玛格丽黛说公爵每天早晨都来，要亚蒙早走一步；她又将房门的小金钥匙交给他，叫他以后可以自己直接进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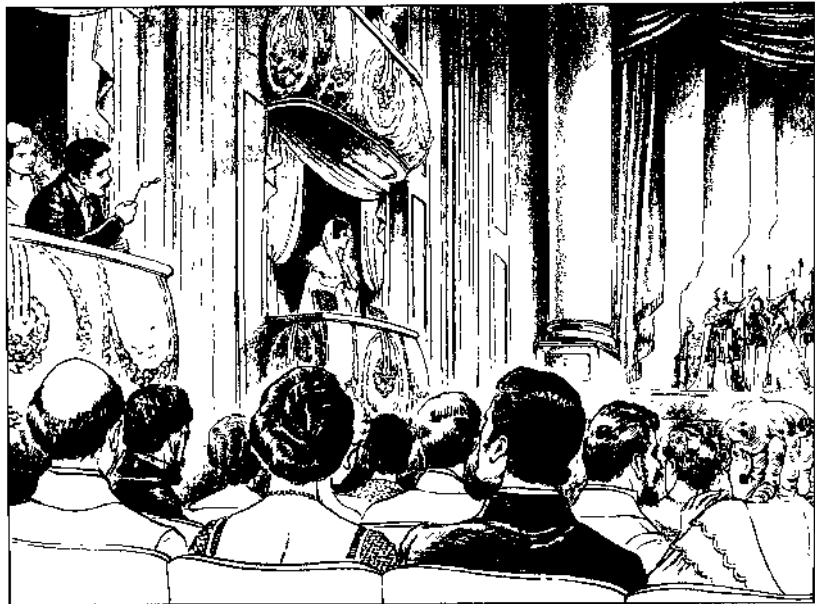


(七八) 亚蒙走出来，街上静寂无人，他轻快地走回自己的寓所。



(七九) 傍晚的时候，他收到玛格丽黛的一封信。信里这样写着：「今天晚上在佛德维勒戏院里相见。你在演第三幕时进来。玛格丽黛。」





(八〇) 亚蒙哪里等不及，一到七点钟就跑到戏院里，他从来没有在这么早的时间到过一家戏院。戏开幕以后，他看到只剩楼下近台的一间包厢空着。演到第三幕的时候，玛格丽黛走进了那间包厢。



(八) 这时满场的脑袋都转向着她，甚至台上的演员也掉转头来注视这位轰动全场的佳人。亚蒙正在得意的時候，玛格丽黛的包厢里又走进了普于当丝和瓦尔维勒伯爵。

(八二) 一阵寒噤掠过亚蒙的心坎。玛格丽黛看出亚蒙的这种情形，她转过来背向着伯爵，向亚蒙微笑示意。



(八三) 第三幕快演完了，她转过去对伯爵说了几句话，伯爵离开了包厢。玛格丽黛做着手势叫亚蒙过去。亚蒙立刻走进了她的包厢。





(八四) 玛格丽黛问业蒙是不是在想她，亚蒙回答说：「整天在想。」她道：「你知道，我很担心我自己真的要爱上你啦！这个，你顶好问问普于当丝。」

(八五) 最后，她约他到普于当丝房间里去等她。同时叫他马上离开这儿，免得他见了伯爵不痛快。亚蒙当下就站起来走了。





(八八) 散场以后，亚蒙很快地赶到普于当丝家中，问她玛格丽黛是不是独自在家里？她说：「同伯爵在一道。」亚蒙心里很难受，大步地在客厅里来回踱着。

(八七) 普于当丝对亚蒙说：「你这种想法是不近情理的。玛格丽黛的开支很大，她不能单靠公爵一个人，所以她也不能同伯爵闹翻。像你一年七八千法郎的收入，连她一辆马车的费用都维持不下呢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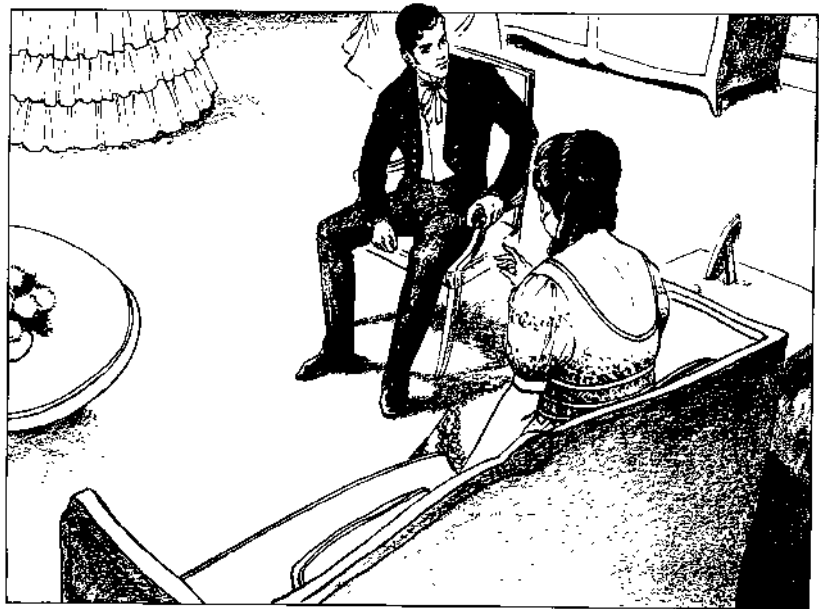


(八八) 亚蒙说：「你的话不错，但是我自己也抑制不住自己，想到那些人是她的情人，我就感到万分痛心。」普于当丝说：「伯爵和公爵都不是她的情人，不过是她用得着的人罢了。」亚蒙还是觉得不安。




一到他们玩够了，大家就都走开。妓院里的姑娘也不会感激他们。要是像你这样认真起来，就会毁了你自已。

(八九) 普于当丝笑道：「朋友，你的头脑好顽固，本来是这样嘛。那些富人，他有很多的玩意儿都要花钱，打猎、跑马、赌钱，在一个妓院姑娘身上，一年花费四五万法郎，已经算多的了。」



(九〇) 普于当丝又告诉他：公爵是个有上千万家财的老头，妻女都死了，他的侄儿、外甥都很有钱，玛格丽黛无论要什么，他都肯供给。可是他一年至多也只能拿出六七万法郎，倘使多要一点，他一定会拒绝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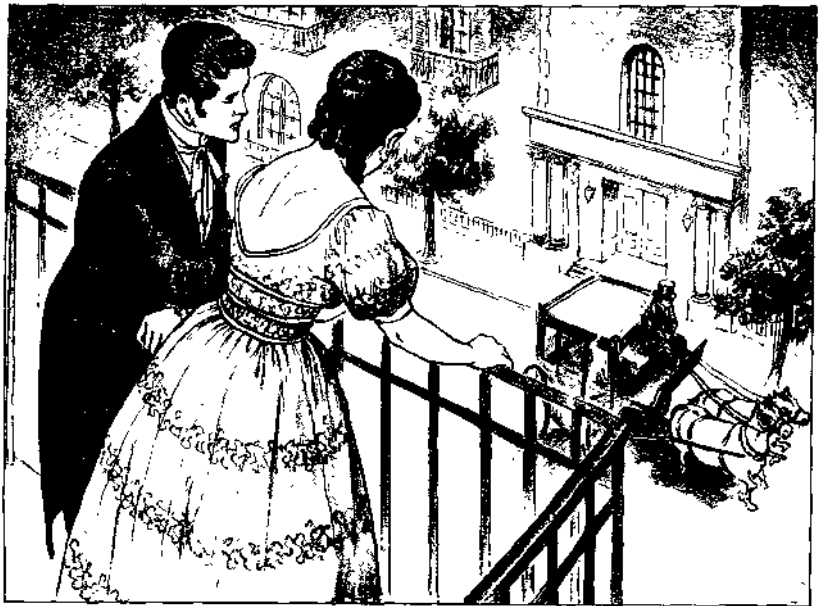
(九)「玛格丽黛是够爱你的，她也有些痴呢。她已经叫人当了伯爵的驾，只是他今天送了包厢券，她不好拒绝。如果她为你竟拒绝了这些有钱的客人，假使你一旦讨厌了她，或者你的家庭不能容纳她……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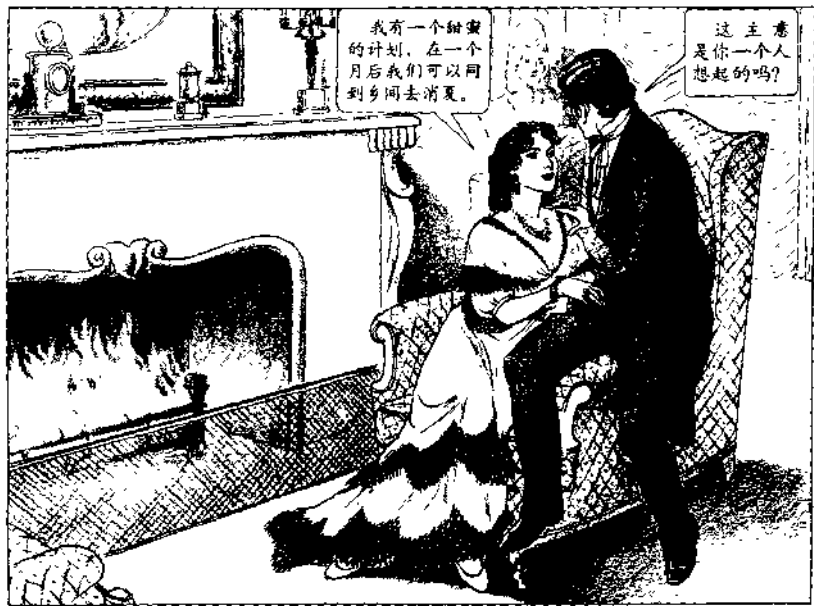
她的美好的年华已给了你，她最后将被葬在不幸里，你将怎样去赔偿她为你受到的损失呵！这个，我对她也劝过不止一次了。

(九二) 普于当丝的话在亚蒙头脑里嗡嗡作响。他也知道她说的是真心话，是一番好意。可是现在他对玛格丽黛是那样的狂热，要他也像一般富人那样用玩玩的态度对待爱情是办不到的。他感谢她的劝告。





(九三) 从窗外阳台上，普于当丝和亚蒙看见伯爵走了出来，跨上他的车子走了。



(九四) 玛格丽黛立即向他们招呼：「快点来呀，我们吃夜饭吧。」亚蒙和普于当丝进去吃完了夜饭，他又单独同玛格丽黛在火炉边谈心了。



(九五) 玛格丽黛说：「是的，是由我一个人筹划，我们两人分享。」亚蒙强硬地说，他只愿享受自己出力的利益。玛格丽黛知道他寻思她将用老公爵、伯爵之类的钱给他享受，便叹了一口气，走去弹琴了。



(九六) 她弹的那支曲调，就是和亚蒙初次相识那一天弹的。这使亚蒙感动起来，走近她请求宽恕。玛格丽黛说：「你看得很清楚，今天还只是第二天，已经有点得原谅你的事情了。」



譬如调度银钱，我也是为了爱你才这样做呀！我疯狂似地爱你呢！你同意吗？

所有你愿意的我都同意。

（九七）玛格丽黛亲切地看着他说：「我们来讲讲道理看，你既然爱我，一定也会高兴同我在乡村里消度三个月的清静生活，这对我的健康也很必要。可是我要离开巴黎这么长久，不能不清理我的事务……」

(九八) 玛格丽黛望着窗外说道：「不到一个月的工夫，我们就同在农村小河边散步，我是向往着一种安静生活，大家都是有一个儿童时代的，六年以前，我只是一个可怜的乡村姑娘……」



(九九) 亚蒙听她说出了这种话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。到次日早晨六点钟，亚蒙才离开她，说：「今天晚上见？」她只热烈地吻着他，可是并没答话。



(二〇〇) 这天日间，亚蒙收到玛格丽黛的一封信，信上写着这几行字：「亲爱的孩子：我有一点不舒服，医生嘱我要休息。今晚我要早一点上床，不再见你了。不过为了感谢你，我明天正午候你到来。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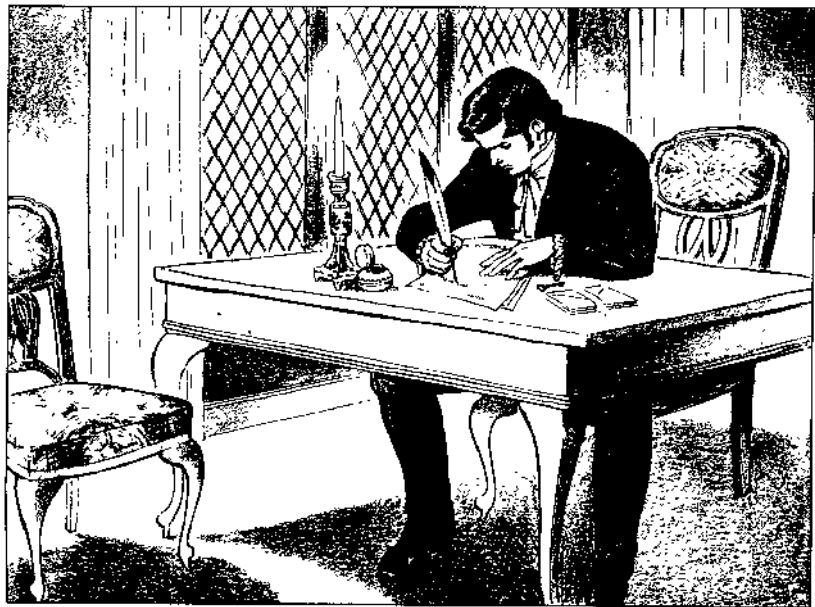
(二〇一) 亚蒙看完信，第一个念头就是：她在骗我，我不妨去看她一看。嫉妒心使他这样想：「倘使碰到一个男子，我就打他的耳光。」晚上十一点钟，他走到了昂丹路玛格丽黛的房子前。窗户里并没有灯光。



(二〇二) 亚蒙按着门铃，看门人告诉他：「玛格丽黛没有回来。」他想用钥匙进去，可是又怕看门人找麻烦。他既不去，也不回家，只在那条街上兜来兜去。夜半十二点钟，见一辆马车到来，车中走出了伯爵。



(二〇三) 伯爵吩咐车子开走，就按门铃。亚蒙希望伯爵也像自己一样，被看门人回绝，这就说明玛格丽黛真的不在家里。可是看门人却恭敬地让伯爵走了进去。



(二〇四) 早晨四点钟，伯爵还没出来。亚蒙熬着痛苦
走回寓所。他以为受了玛格丽黛的欺骗，决计和她断
绝关系，回到家乡去，和父亲妹妹一起享受天伦之乐。
他立即写一封绝交的信，边写边含着泪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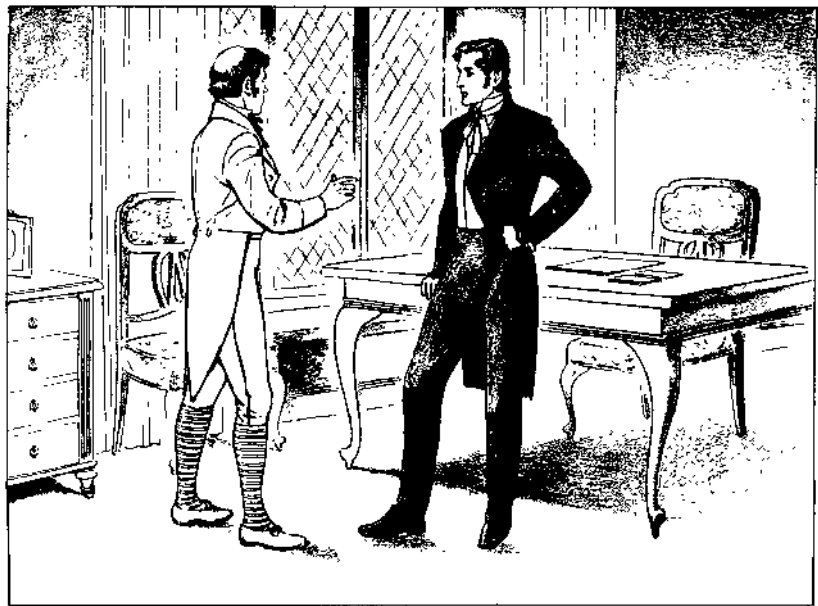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〇五) 最后把钥匙附在信里，叫仆人约瑟伏送去。
约瑟伏问：「要不要回信？」亚蒙说：「倘使有人问你是不是要一封回信，你就说你不知道，你等着好了。」

(二〇六) 信送出去了。他心里乱得很，一时问着自己有什么权利写这样无礼的信；一时又想她和他立过爱情的盟誓，他对她这样的真挚，而她这样对待自己，这封信还嫌太温和。他盼着她回信向他求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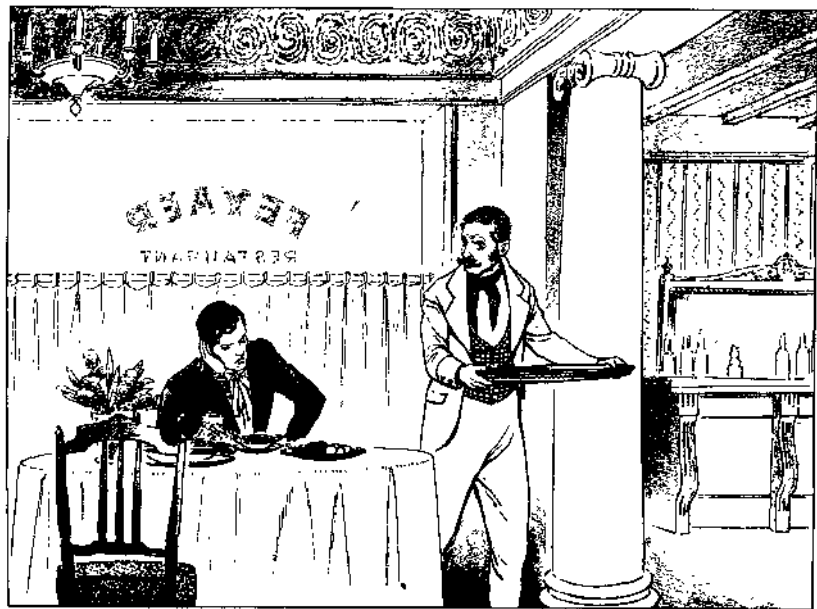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〇七) 好一会，约瑟伏回来报告：「先生，小姐正睡在床上，还没有醒呢。女仆说她醒来马上把信给她，倘使有回信立即派人送来。」





(二〇八) 现在，亚蒙恨不得派人去把信索回来，又怕玛格丽黛已经看到了他的信。十二点钟的时候，约会的时间到了，他不好意思再去，又不见玛格丽黛的回信，心里焦急得很，就走到佛亚饭店里去吃午餐。



(二〇九) 侍者让他点菜，他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，吩咐随便拿些来；拿来了后，一样也不曾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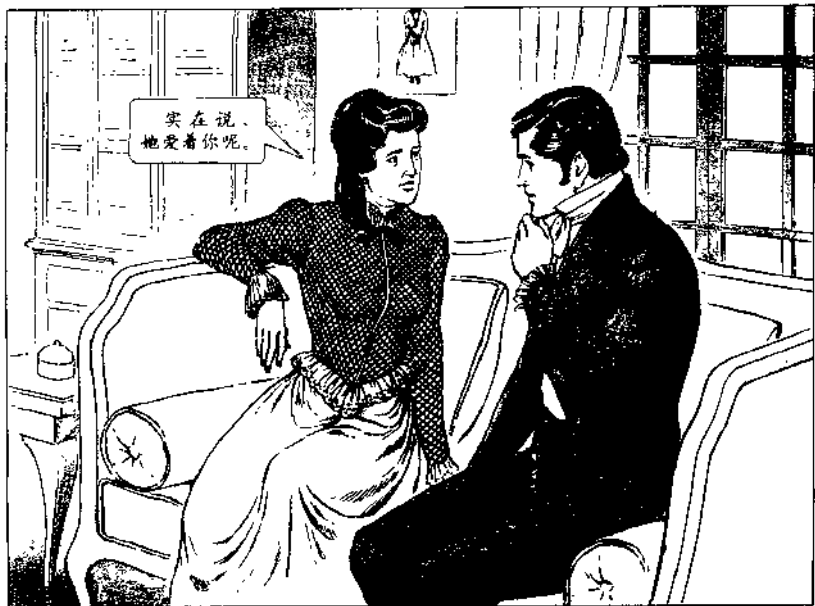


(一一〇) 他走到昂丹路，看玛格丽黛家里有没有人出来送信，可是一个人也没有走出来。他回到寓所去，满希望信早已在家里等他，结果却又是失望。这一夜，他整晚没睡着，天亮时发起热来了。



(二二二)第二天早晨，他既不能老待在家里，又不敢到玛格丽黛那儿去，他想出一个办法，来到普于当丝处。普于当丝一见他，就问：「你要去向玛格丽黛辞行吗？你做得对。」这使亚蒙很难受。

(一一一) 亚蒙问：「她对你说了些什么？」普于当丝说：「她带着笑对我说：『你担保的那个人真不客气，会写出那种信来。他吃了我两餐夜饭，连谢席都还没有来谢呢。』」亚蒙听了，感到很难为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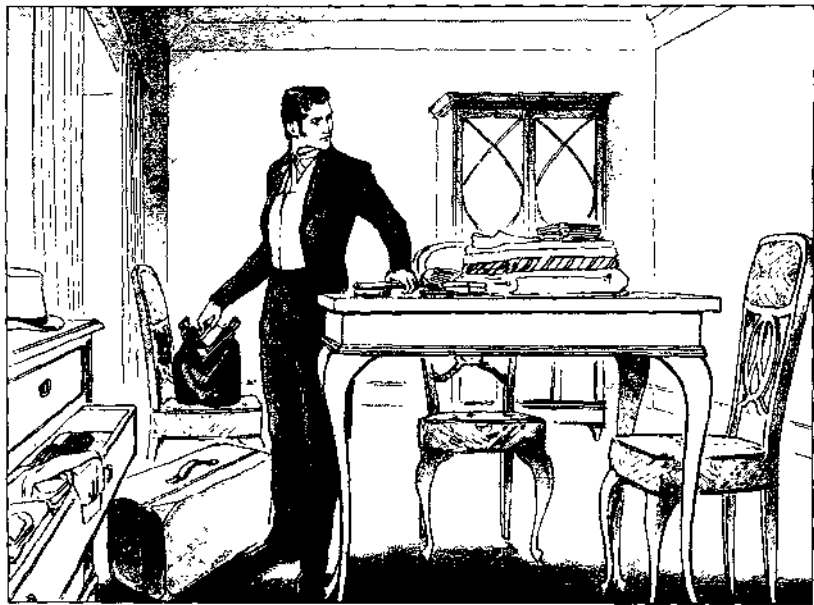


实在说，
她爱着你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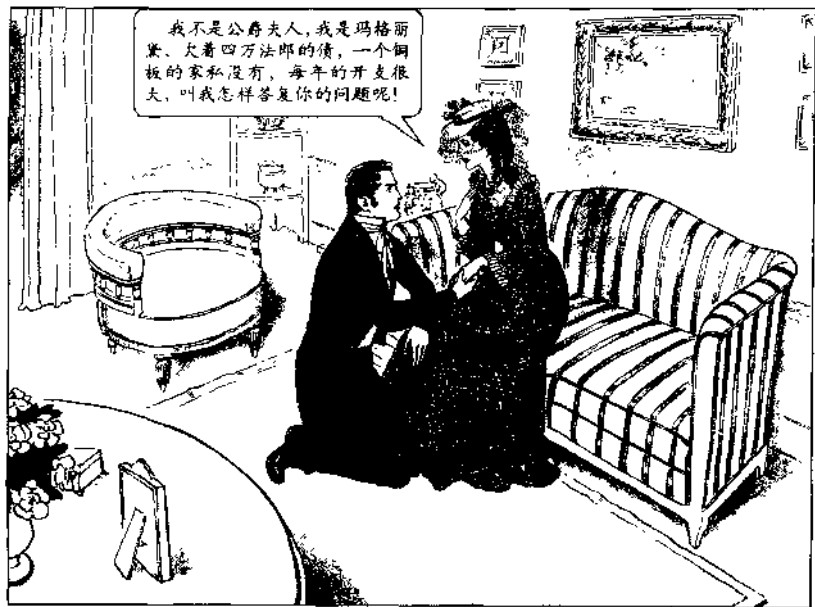
(一一三) 亚蒙问：「那她为什么不回我的信？」普于当丝说：「你不为她想想吗？你伤了她的体面，还要叫她向你求饶？……不过，我相信她还是会原谅你的。」亚蒙听了，快活得吻着她的手。

(一一四) 亚蒙写了一封求饶的短信给玛格丽黛，可是等到夜里十一点钟还没有回信，于是决定明天离开巴黎。他相信上床也睡不着，就收拾起行李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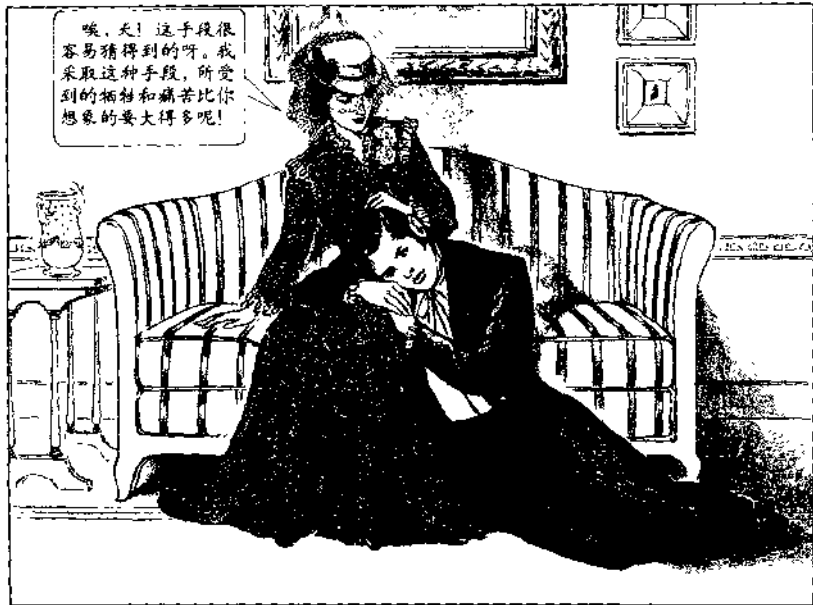
(一一五) 收拾了约莫一个钟头，听到门铃响，约瑟伏去开了门，进来告诉说：「是两位太太呢。」亚蒙走到会客室里，普于当丝在看摆设，玛格丽黛坐在沙发上，止凝思着。亚蒙一走进去，就请求她的原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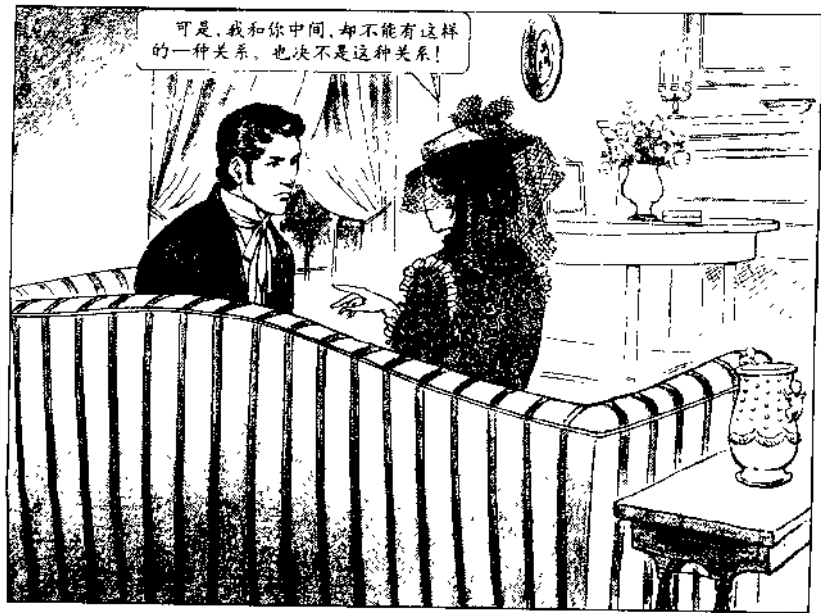


(一一六) 普于当丝推说要看看亚蒙的房间，走开了。玛格丽黛向亚蒙说明，她不愿意让他认为她是在生他的气。亚蒙问：「你又为什么骗着我去接待别人呢？」玛格丽黛说：「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呀！」

(二七) 玛格丽黛说：「你的信很使我难受。倘使我是自由的身子，我早就不会接待伯爵。我想得到六个月时间的幸福生活，你却说我是用手段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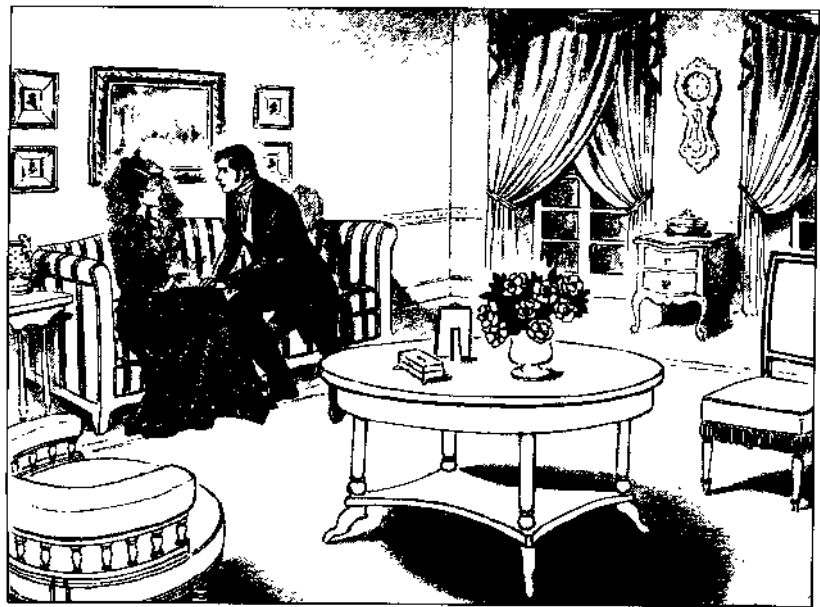


唉，天！这手段很容易猜得到的呀。我采取这种手段，所受到的牺牲和痛苦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呢！



可是,我和你中间,却不能有这样的一种关系,也决不是这种关系!

(二二八) 玛格丽黛挽起业蒙说:「你是爱我的,我要是向你借钱,你一定会替我弄到这笔款项。但我一点也不愿连累你,你不懂得我的心。我们这种女子,很容易使人们认为别有用心——无非是为了钱……」



(二一九) 亚蒙只责怪自己的欲望太奢。玛格丽黛说道：「是啊！有的人倾家荡产得不到我的一些什么，而我委身给你！这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见我吐血曾经握住我的手哭泣过，因为你是唯一怜惜我的人。」



(一一一〇) 玛格丽黛伤心而又感叹：「要知道，我的奢侈、浪费，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虚荣心；他们给我钱，是为了他们自己，并不是为我。他们吃喝，我们就得陪笑，我们已经不是活的生物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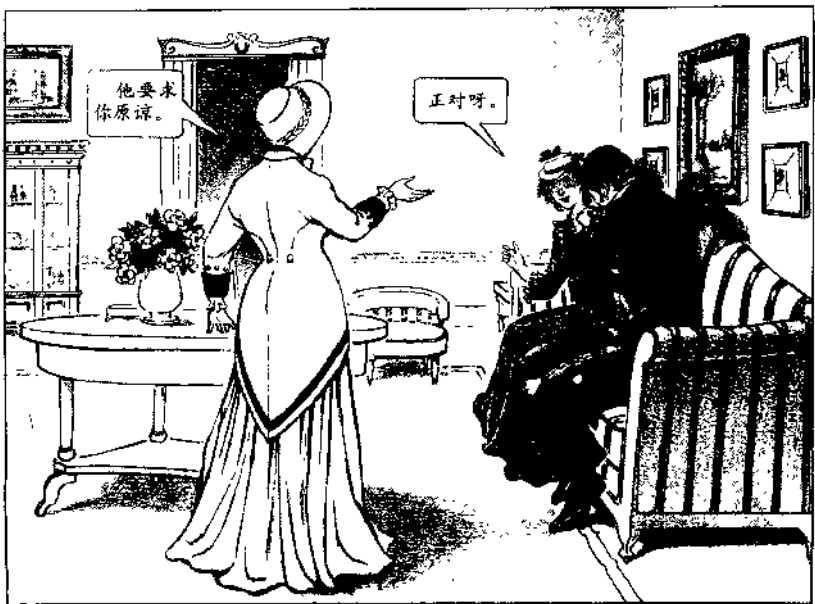
(二二二) 她越说越激动：「这时候我碰着了你，就试想你成为我在痛苦生活中唯一理想的人。你难道也会是——拿钱给我，别的再也没有了——那种人吗？」她说得疲乏了，拿手帕堵住轻微的咳嗽。

「我属于此
呵！来是彼此
我记住我们都是
原谅互相的我们
一切都只须是
原都只须是
切们都只须是
原都只须是





(一一三) 亚蒙又要求她撕掉他那封无礼的绝交信。玛格丽黛取出信来，带着一种无限温柔的微笑，交还亚蒙说：「看，我已经替你带来了。」



他要求
你原谅。

正对呀。

(一三三) 亚蒙撕掉了信，含泪吻着她递信的那只手。这时候普于当丝进来了。玛格丽黛说：「你说说着，普于当丝，你知道他要求我什么事吗？」



(二二四) 普于当丝说：「你们两个孩子，彼此都没有头脑。但是我觉得我的肚子饿得很，你们两人一定也饿了，快些一同去吃些东西吧。」他们三人出了门，一同坐到玛格丽黛的车子里去。

(二二五) 马车走动了，约瑟伏追了出来，带着一副自得的神气说：「先生，行李已经收拾好了。」亚蒙挥手：「都解开吧，我不走了。」





(二二六) 玛格丽黛把身子转向亚蒙说：「我的钥匙拿去，留神不要再丢掉呀。」亚蒙觉得她的心和自己贴得更近了。

(二二七) 第二天，亚蒙依恋地走出玛格丽黛的宅子。他一路在想着她的话。他是无论怎样也不能离开玛格丽黛的，只要一离开，她就觉得度日如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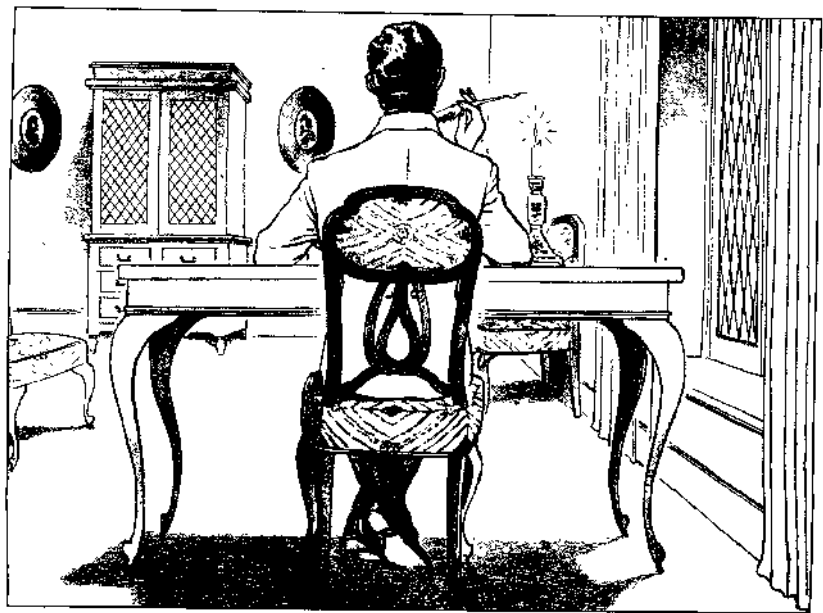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二八) 玛格丽黛也能听从亚蒙的劝告，改变了不正常的生活习惯，健康有了进步。到了晚上，两个人每在尚塞利塞林荫道上散步，像两个小孩似的欢乐。





(二二九) 然后，玛格丽黛回到家里，稍微吃点东西，弄一会音乐或看一点书籍，便安然入睡。对瓦尔维勒伯爵，她完全拒绝了；对公爵，她隐瞒着和亚蒙的关系，用婉辞拒绝了他的来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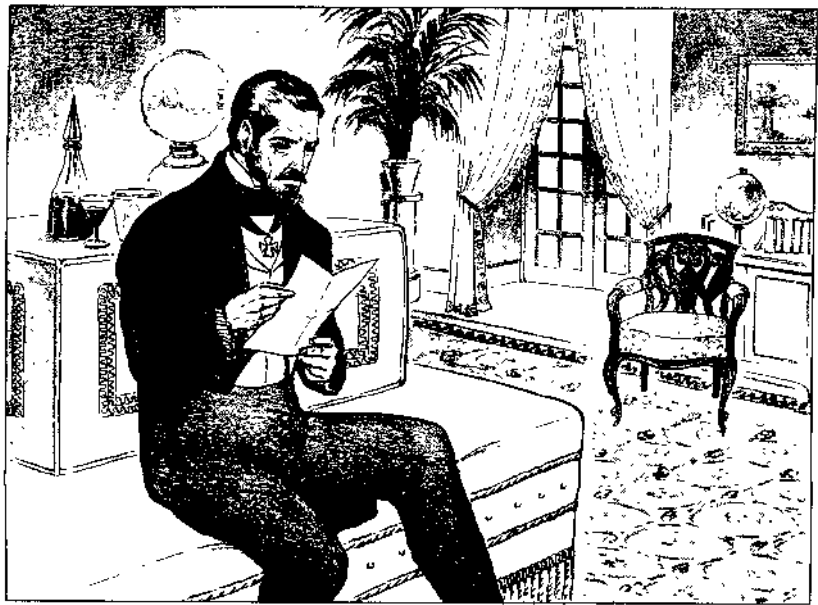


(一三〇) 亚蒙照例回家度假的日子到了，家里屡次来信催他回去。但他回信时，总说在外面身体很好，也不缺钱用，他想这两个消息一定可以使父亲放心的。这样，他就取消了这一年一度的回家。



(二二二) 有一天早晨，他到玛格丽黛那里去。她正好起来，阳光满窗。她问他愿不愿意带她到乡下去玩一天。他高兴得不得了，马上就把手于当丝叫来商量。

(二二三) 普于当丝说如果要到一个真正的乡下，那么就该到布吉洼，到亚尔奴寡妇家里去。玛格丽黛为了不使老公爵疑心，叫人送了一张条子，说自己和女友都凡诺亚太太同到乡间去玩了。



(二二三三) 她和亚蒙、普于当丝雇了一辆马车，向布吉
洼驰去。三个人都充满了快乐。





(二三四) 一个半钟头以后，他们到了布吉洼，在亚尔奴寡妇开设的小旅店里面吃午餐。三人都觉得这里是真正的乡间，这里吃的午饭才是真正的午饭。



(一三五) 这小旅店坐落在一个小山边，风景秀丽，向远处望，可以隐约见到浓雾中的巴黎。亚蒙到过许多地方，但是他觉得从来不曾见过比这儿更媚人的景色。

(一三三) 玛格丽黛看着那条小河好像印花的银带，两岸的白杨与垂柳轻轻摇曳，她不住地发出赞叹。亚尔奴寡妇便请他们坐船游玩，他们立刻乐意地接受了。



(二三七) 两人划了一会船，然后停靠在一个芳草如茵的孤岛上。他俩倚偎着，出神地遥望对岸一座被阳光照耀的小楼房。



(二三八) 玛格丽黛和亚蒙一同站起来。她提议到对岸去，问一问那所小楼房的主人肯不肯出租。



(一三九) 普千当丝陪两人到对岸去打听，知道每年要两千法郎租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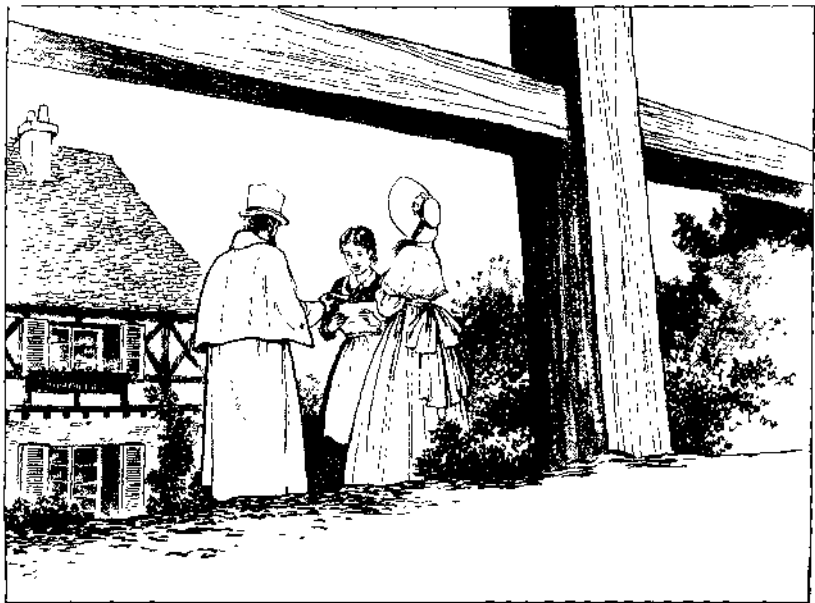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四〇) 玛格丽黛看看亚蒙，好像问他有什么意见。亚蒙呆了一呆才问：「我能够来这里吗？」玛格丽黛道：「不为了你，我租房干什么？」亚蒙说：「那么，让我白」来租。」玛格丽黛说他还没完全了解她。



(二四二) 他们离开了这房子，一路上谈论着他们的
打算、新生活，循着旧路返回巴黎。

(二四二) 第二天，玛格丽黛和老公爵到了乡间，立刻把那所房子的一年租金全部付清。





好，玛格丽黛，就这样吧！

公爵相信我是去休养。他只会白天来。亚蒙，我还要他替我还债呢。我有一笔巨额的债，到这笔债还清的时候，我就完全自由了。

(二四三) 她回到巴黎告诉亚蒙，房子已租下来了，并且就在那附近另外给他租了一所合适的房子，六十法郎一个月，里面的陈设很精致。亚蒙喜欢万分。

(二四四) 一星期后，玛格丽黛搬到布吉洼的乡间。亚蒙也移居在附近的房子里。他们开始了新生活。但是在迁居的起初，玛格丽黛还不够一时谢绝许多男女朋友的到来，家里常常举行着宴会。





(一四五) 公爵因为到这里来总遇见许多宾客，心里很不高兴。玛格丽黛就把宴会的次数减少了。可是有一天，刚好又有不少朋友，那公爵来吃晚饭，他把餐室的门一开，满堂的人见了，都哄然大笑。

(二四六) 公爵猛地退了出去。玛格丽黛马上赶出去，竭力劝慰他。但这老人的自尊心受了损害，狠狠地责备她，忿然地走了。



(一四七) 从这天起就再也得不到公爵的信息了。玛格丽黛却毫不在乎，她改变了她的习惯，辞谢了一切宾客，公开地宣布了她和亚蒙的关系，使人们都称亚蒙为先生，正式把他当作这儿的主人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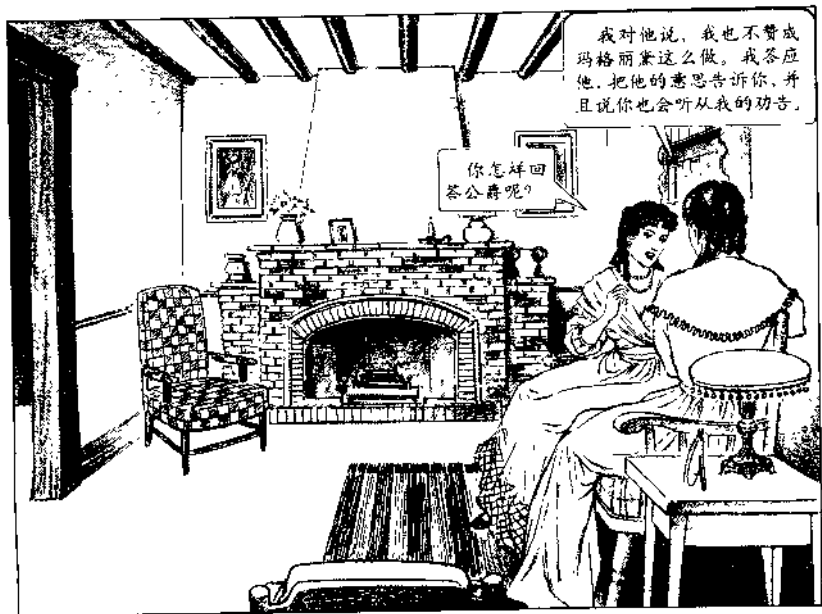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四八) 普于当丝要她别这样做。但是玛格丽黛回答说：「我爱亚蒙，我不能离开了他而过活，不论因此发生什么事，我决不能放弃他，谁不喜欢我们，尽可以不必再来这儿。」

(二四九) 又过了几天，普于当丝来找玛格丽黛，说有一件重要的事同她谈。她们两人跑进一间小房间里，业蒙就跟到门口去听个究竟。



(二五〇) 他听得普于当丝告诉玛格丽黛说，她找到公爵了，公爵说宾客哄笑的事可以原谅，但是同亚蒙在一起生活，他不能原谅，只要能拒绝这小子，要什么就给什么。



我对他说，我也不赞成玛格丽黛这么做。我答应他，把他的意思告诉你，并且说你也会听从我的劝告。

你怎样回答公爵呢？



(二五二) 普于当丝说：「亲爱的玛格丽黛，亚蒙确是用全副灵魂爱你，不过他总有一天会离开你的，到那时就太晚了，公爵就不肯再来供给你了。你要不要我去向亚蒙说？」

(一五二) 这时，玛格丽黛好像是在思索，亚蒙在门外等待她怎样回答，心头不住地狂跳。





(二五二) 「不！」她回答了，「我不离开亚蒙，我是爱他，有什么法子呢？我也知道亚蒙很爱我，他离开我就会感到很痛苦。况且我的生命有限，我为什么要跟公爵呢？让他留着他的钱吧，我会过得下去的。」

(二五四) 普于当丝还要和她讲下去，但是亚蒙突然闯了进去，投身在玛格丽黛的脚下，激动地说：「玛格丽黛！你给我的幸福我几时还得清呀？我们再没有什么束缚了！」





(二五五) 从此以后，再没有公爵的问题。玛格丽黛把她旧时的伙伴和习惯一齐断绝、抛开了，她对亚蒙的爱情是如此的忠实，她穿戴朴素，活泼天真，完全像一个乡下姑娘。



(二五六) 公爵曾经屡次来信，她看也不看就交给亚蒙。公爵以为停止供给玛格丽黛的费用就可使她回头，结果却不发生效力，他只得写信，要求允许他再来，不论条件怎样。



(二五七) 亚蒙看了信后，毫不犹豫地把它撕了。两人都感到非常痛快。

(二五八) 公爵得不到回音，也就不再写信了。他俩已完全忘了那个喧闹的都市——巴黎。玛格丽黛非常用功，她看了很多的书，还时常做札记。



(二五九) 他们俩连续两个月没有到巴黎去，也没有一个人来看他们。有时候，他俩站在树荫下，互诉着未来的理想，这种乐趣是亚蒙同她从来不曾领略过的。





(二六〇)不久，天冷了。玛格丽黛握着亚蒙的手说：「我们到意大利去过冬好吗？我把我所有的东西卖了，过去的痕迹一点也不留下，也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是谁——这样，你愿不愿意？」



我只怕你将来会追念我的过去，并当作一桩罪过，使我重堕风尘。你想想，现在我尝了这种新生活的滋味，再去过那旧生活，我一定要送命的。

我不止向你说过一千遍了，我永不会离开你！

(二六一) 到了晚上，他们常常去坐在房子后面的小树林里。在这种幽静而愉快的境界里，玛格丽黛有时会沉思、悲哀，甚至于流泪。亚蒙问她为什么忽然悲伤，玛格丽黛把自己担心的事讲了出来。



亲爱的玛格
丽黛，你到底
为什么事呀？

两我不两好
风使经过会
这气舒服，就
天的舒天的。

(二六二) 玛格丽黛这样沉思、悲哀、流泪的情形，发生过好几次。亚蒙虽然不晓得原因，但是看出她对于将来有不安的心情。他相信她决不至于怀疑他的爱情，但每次问她，她总是推说身体不好。

(二六三) 普于当丝回到了巴黎去，也不大来了，但是有些信来；这些信总使玛格丽黛产生深长的思虑，亚蒙没有要求看过。有一天，她在房里写信，亚蒙走进去，问她写给谁，她说写给普于当丝。



(一六四) 亚蒙知道她最厌恶猜疑，所以不再问下去，但是他断定从那信里会找出玛格丽黛发愁的原因。有一天，他俩坐船回来，女仆娜宁告诉玛格丽黛说，普于当丝来过了。





你的马车
普于当丝怎么
不来还你呀？

两匹马里头有
一匹病了，车子也
要修理，我们在这
里是用不着车子，
现在弄好了，省得
回巴黎去时再弄。

(二六五) 两天之后，玛格丽黛接到一封普于当丝的信，此后有半个月光景玛格丽黛脱离了忧郁哀愁，而且不断地要求亚蒙原谅她以前的愁态给他带来不快。可是那马车总不见回来。



(二六六) 几天以后，普于当丝来了，她证实了玛格丽黛的话。

(二六七) 傍晚，普于当丝回去，临走时说是怕天气会突然变冷，把玛格丽黛那件珍贵的白狐披肩借着披回去了。





(一六八) 这样，玛格丽黛又快活地和亚蒙过了一个月。可是普于当丝借去的马车和披肩老不还来，这使亚蒙起了疑心，他趁玛格丽黛在花园里的时候，去翻翻向来放珠宝首饰的抽屉，发现那些首饰盒全都不见了。



我要求你允许我到巴黎去一趟，我家里不晓得我在什么地方，恐怕有我父亲的信，我想去看一看。

你去呀，好朋友，可是要早些回来。

(二六九) 一种忧惧紧束在亚蒙的心头，他想去追问玛格丽黛，又想到她是一定不肯实说的，于是他只得对她撒了一次谎。



玛格丽黛不许我告诉你呀。她也不愿意要你的钱。她是用来还帐的。她还欠着三万法郎债呢。

你为什么不通和我，你为什么不向我要钱呢？

(二七〇) 亚蒙立刻动身去巴黎，跑到普于当丝那里。他一见她，就直截地说：「老老实实告诉我吧，玛格丽黛的马车、披肩、首饰到哪里去了？」普于当丝告诉他说，马车和披肩已经卖掉，金刚钻当掉了。

(二七一) 普于当丝接着说：「我不是早对你说过了吗？玛格丽黛所有的债务本来都是由公爵负责的，现在债主都知道她和公爵断绝了来往，同一个没有财富的青年同居了，债主便一齐来要钱……」





……这锁链是铁打的，不那么容易挣断。玛格丽黛欺骗你，她决不会爱上你。然而这样生不出钱来还债呀，要三万法郎呢！

好，这笔钱我来给她。

(一七二) 普于当丝就从抽屉里取出些票据来给亚蒙看：「朋友，你以为只要两相爱好，到乡下去过梦样的生活，事情就完了？不。在理想的生活旁边还有现实的生活呢，很纯洁的主意往往被锁链绑着……」



(一七三) 普于当丝问道：「你去借？」亚蒙说：「是。」普于当丝道：「不要去发这个疯，你会因此激怒你父亲。你何不忍耐一段时间，让她和公爵来往，到明年夏天她就可以偿清全部的债，你们再从头开始。」



你放心吧，她再没有可卖的东西了。

将来我把钱都给你去处理，可是你千万勿让玛丽知道。如果她再交东西给你去卖或当，你要通知我。

（二七四）这办法被亚蒙拒绝了。他决定自己去筹三万法郎。

(七五) 亚蒙别了普于当丝，回到自己的寓所，果然有父亲接连写给他的四封信。前二封是问他什么原因音讯全无；最后一封说他「已经知道了亚蒙所下的事情，并告诉他不久要亲自来巴黎。」



(二七六) 他回信给父亲，说出去旅行了，所以长久没写信；并请他告诉到巴黎的日期，好去接他。亚蒙把乡间的地址告诉仆人，要他一接到家里的来信，马上转到布吉洼去。



(二七七) 他回到布吉洼，玛格丽黛正在园门口等他。原来玛格丽黛派了女仆娜宁暗暗跟踪着亚蒙，已察知他去看了普于当丝。亚蒙只得把自己的打算说了出来，可是她不同意他的做法。



(二七八) 两人到了屋里，玛格丽黛说：「我卖的那些东西对于我有什么用处呀，你不必替我赎回来，我没它们也一样能过的，我相信你也一定照样爱我的。」这些话说得非常自然，使亚蒙的眼睛里涌出了热泪。



能我没你如
不都为意假
因为我饰愿
过你首不想
不意连我会
同而有许别
或跟就不至
跟就样为

你这样说，就不爱我不
了解我了，难道你总认为
我是一个少不了这些奢华
的女子，而你是应该为我
花钱的吗？

(二七九) 玛格丽黛握着亚蒙的手说：「你以为我会拿一辆车子 and 几件首饰同你的爱情比较吗？你以为我有爱情的時候还要追求那些毫无价值的奢华和虚荣吗？亚蒙，不要再逼我到从前的那条路上去！」





(二八〇) 玛格丽黛继续说：「我本来想不对你说起，到八月里就可还清债，布置好新住所，到十月里，和你一同回到巴黎去。现在你既然知道了一切，就和你一道把这件事情提前去办。」亚蒙感激得无话可答。



(二八一) 他表示，一切都依照她的意思去做。于是玛格丽黛高兴得抱着业蒙舞着，唱着。

（八二）次日，他俩一同到巴黎去找房子。亚蒙自己心里也有打算，要把母亲给他的一份息金暗暗地转给她，余下父亲给他的年金就作为他们两人以后的生活费。两人到了巴黎，各自分头行事。





(二八三) 亚蒙去看了管理他母亲遗产的经纪人，办好将息金转移给玛格丽黛的手续。



(二八四) 亚蒙和玛格丽黛约好午后在自己的寓所会面。时间到了，玛格丽黛果然来了。她欣喜地告诉亚蒙，商人已经接受下她全部的家具，交给她两万法郎，这样，她的债务就可以清偿了。

(二八五) 他俩去找房子。好些不是玛格丽黛嫌贵，便是亚蒙嫌太简陋。最后在一个很清静的地区找定了一所与上宅分离的偏宅，宅子后面还有一个小花园，在楼上可以眺望远处的景色。





(二八六) 他俩快快乐活地回到布吉洼去，坐在一辆出租的旧马车里，继续谈着未来美好的生活。

(二八七) 星期后，他俩正在吃午饭，忽然亚蒙的
仆人匆匆赶来，说老主人到巴黎来了，要亚蒙立刻就
去。这个看来很平常的消息，却使他俩楞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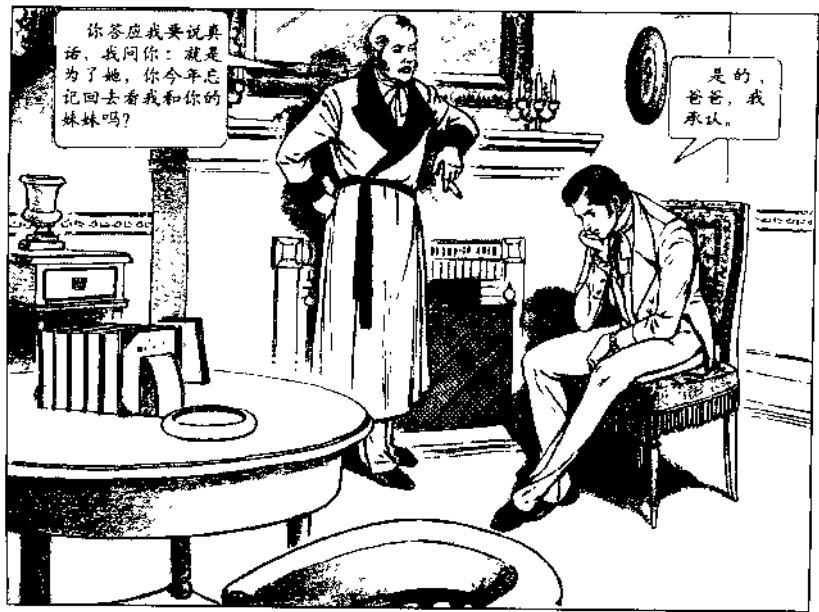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八八) 虽然他俩没有表示，可是心中都惴惴不安起来。亚蒙拉着玛格丽黛的手，叫她别担心；她吻着他，叮嘱他能够多早就多早回来。



(二八九) 亚蒙到了巴黎寓所，杜瓦正坐在客厅里写着什么。亚蒙瞧着他的神色，知道有什么严重问题要发生了，但他仍镇静地走上前去。





你答应我要说真话，我问你：就是为了她，你今年忘记回去看我和你的妹妹吗？

是的，爸爸，我承认。

(二九〇) 当仆人退出去，屋子里只剩亚蒙和杜瓦的时候，老人直截了当地问儿子，是不是和一个名叫玛格丽黛的妓女住在一起？亚蒙坦率地承认了。

(二九二) 杜瓦的脸色逐渐转为严厉，他说亚蒙这样做是损害了家庭的尊严，给他家高贵的姓氏留下了污点，他要亚蒙和玛格丽黛马上断绝关系。





只要这个姑娘
爱我，只要她
过去的生活，
是用不着计较
她的身世之
类的。

(一九二) 杜瓦不以为然，说他比亚蒙多懂得人生，在一个妓女身上是得不到纯洁的爱情的；相反，这样做不单是不名誉，而且将来一定要后悔终生。



她会骗去你的全部财产，要知道，你母亲留给你的这一些，是你仅有的财产了。

父亲，她并不是你所想的，并不是个姑娘，她并没有用过我的钱。

(二九三) 杜瓦愤慨地责备亚蒙把母亲的遗产赠给玛格丽黛，说：「当看到儿子墮落时，做父亲的不能不加以干涉！……你得照我的话做，立即和她断绝关系！」亚蒙为了保住玛格丽黛，他不愿跟父亲决裂。

(二九四) 杜瓦指出亚蒙是当面说谎，因为经纪人已经把事情全告诉了他。亚蒙说，玛格丽黛并不知道内情，她知道了一定不肯收受，这就可证明她的品格。杜瓦不相信他所说的，并且强迫着他立刻回到家乡去。



(二九五)「拿我的行李搬到巴黎旅馆去！」父亲对亚蒙的仆人说。亚蒙要求父亲不要去为难玛格丽黛，杜瓦用轻蔑的眼光注视亚蒙说：「我相信你发疯了啊！」接着，狠狠地带上了门，走出去了。



(一九六) 亚蒙也走下楼，雇了一辆双轮小马车回布吉洼。玛格丽黛正在窗前候着他，见亚蒙来到，马上飞奔到他的跟前。





就是他从我将来的打算上，知道了我和你要一辈子在一块生活，才激怒了他。

你对他说了我们怎样计划将来的生活没有？

(二九七) 亚蒙述说了同父亲争执的经过。玛格丽黛说：「你的这些苦处都是由我引起的，你离开我也许比你父亲闹翻了好些呢。但是我一点也没有碍着他，再则我也并没有要你做你所办不到的事……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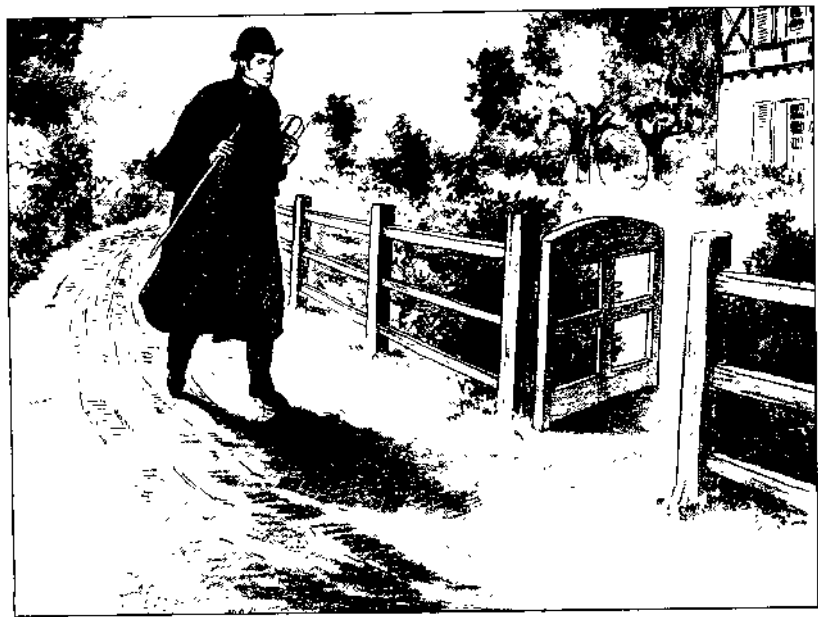
(二九八) 玛格丽黛很担忧，以为他的父亲不会就这么罢休，会对亚蒙提起她过去的的生活，叫他抛弃她。



(一九九) 玛格丽黛觉得亚蒙不该和父亲闹翻，叫他明天回到父亲那里去，取得父亲的原谅。她嘴里这样说，仍露出不安和发愁的样子。亚蒙这一夜里，只是劝她放心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在她催促下动身到巴黎去。

(二〇〇) 亚蒙到了巴黎旅馆，父亲不在，只看到留着的一封信，信上这样写着：「假使今天你来找我，我不在，可等到四点钟；假使四点钟我还没有回来，明天再来同我一道吃晚餐；我有话必须同你谈谈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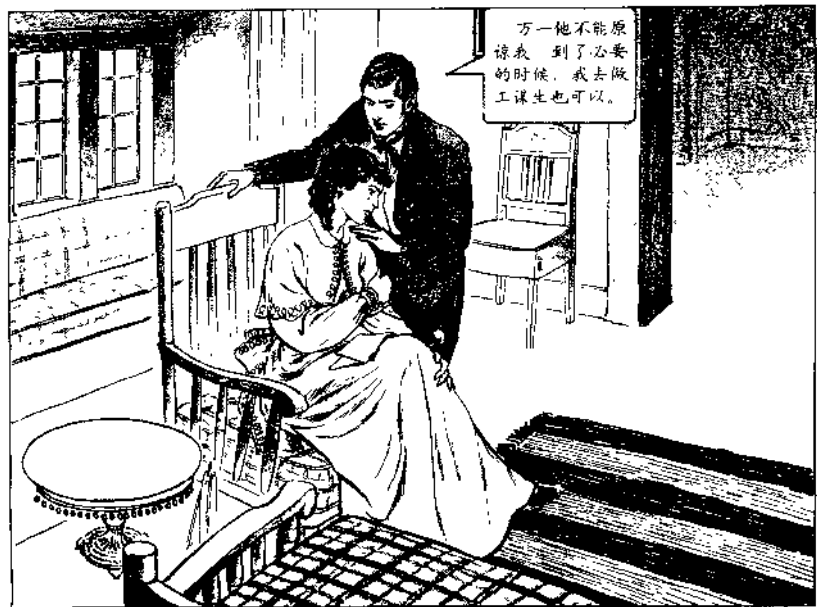




(二六、一) 亚蒙在旅馆里等着，过了四点钟，父亲还没有来，他离开了，回到布吉洼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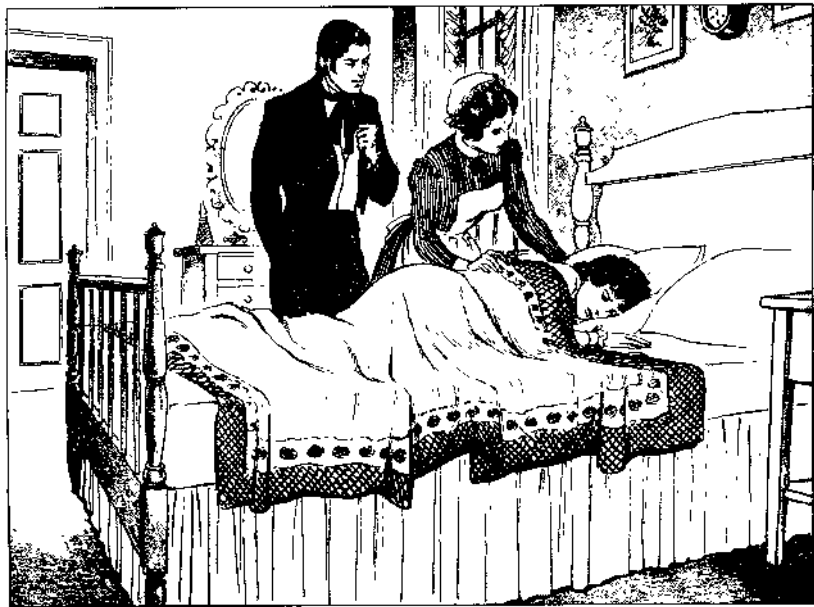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〇二) 到了布吉洼，玛格丽黛看见亚蒙进屋，她跳着抱住他，在他的胸前哭泣了许久。



(二)(二) 这使亚蒙很惊慌，问她怎会突然这样悲伤。她的回答吞吞吐吐。等她心情稍为平静，亚蒙把父亲留给他的信给她看，说事情是有希望的，会得到父亲的原谅。

(二)(四) 玛格丽黛看着这封信，听着他的话，她的眼泪又加倍往下淌，急得亚蒙喊来娜宁，一同把她扶到床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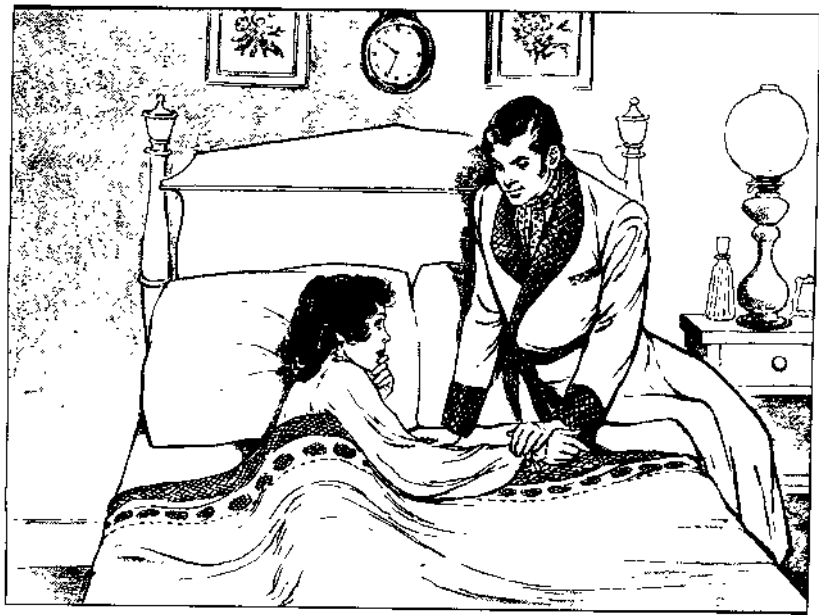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)五) 她躺在床上哭着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握住亚蒙的手，不断地吻着。





(二二八) 亚蒙盘问娜宁，他走后家里发生了什么，玛格丽黛可曾收到信，或者有什么人来拜访过，所以会引起她这样的情景。但是娜宁的答复是什么也没有收到过，谁也没有来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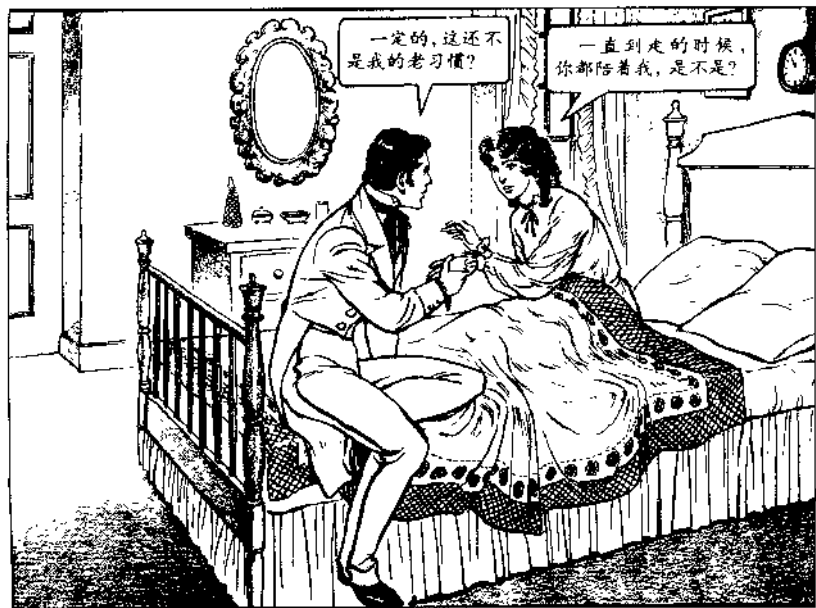
(二〇七) 亚蒙很是不安。到了晚间，玛格丽黛仿佛安静些了。她叫亚蒙坐在她旁边，反复说着她怎样地爱他，接着嫣然微笑，可是这微笑是经过一番努力才发出来的，因为她的眼睛总含着泪珠。



(二〇八) 后来，她靠着亚蒙睡着了，可这显然是身体疲劳的缘故，因为她不时发出一声叫喊，不时陡然惊醒，睁眼一看知道他在身边，便恳求他发誓永远爱她。



(二〇九) 这情形断断续续延持到天亮，她才陷入一种半睡眠的状态之中。



一定的，这还不是我的老习惯？

一直到走的时候，你都陪着我，是不是？

(二二) 将近十二点钟，她醒过来了，看见亚蒙已经起了床，她坐起来向四周一望，喊着：「你就要走了？」亚蒙握住她的双手说：「我只想让你再睡睡，我要四点钟才去巴黎呀。」



(二一一) 她叹息着说：「我好福气呵！」接着又心神不安地说：「我们吃中饭好吗？」一会又问道：「你抱着我一直到你走的时候？」亚蒙说：「是的，并且我尽快就回来。」



(二二二) 玛格丽黛所有的话语，都是一种零乱、迫促的音调，话音里仿佛隐藏着难言的痛苦。亚蒙怕她这样下去会变成疯子。



(二·三) 说着，她跳下床来，说自己没有病，身体非常好，只不过做了个恶梦才这样的。

(二二四) 从这一刻起，玛格丽黛努力显出很高兴的样子来，不再哭泣和发愁了。当亚蒙动身时，她披上了披肩，和娜宁一同送他上车站去。





(二一五) 车子将开动时，业蒙扬着手，跟玛格丽黛说一声：「晚上见！」但亚蒙看见玛格丽黛用双手掩着脸，好像在啜泣，并且没有回答他一句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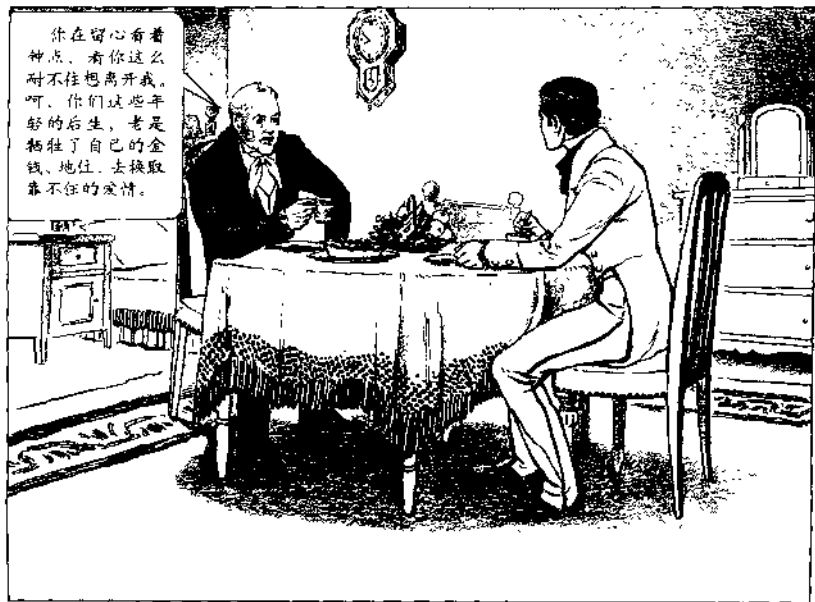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一六) 亚蒙一到巴黎，先去看普于当丝，告诉她玛格丽黛病了，要她下乡去陪伴玛格丽黛；普于当丝说今天没空，明天一定去。



(二一七) 亚蒙从普于当丝家里出来，到父亲那里。父亲一见他就伸出手来说：「你两次来看我使我很高兴，亚蒙！」

(二二八)「我最亲爱的父亲，你真使我快活呵！」亚蒙高兴地喊起来。父子俩谈了一阵，开始吃晚饭。亚蒙见父亲的态度和蔼，恨不得马上回布吉洼去，向玛格丽黛报告这幸运的消息，他不时注视着挂钟。



你在留心看着神点，看你这么耐不住想离开我。呵，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，老是牺牲了自己的金钱、地位，去换取靠不住的爱情。

(二一九) 亚蒙对父亲道：「不要这么说，我确实相信玛格丽黛是真诚爱我的！」父亲不答话，只劝留亚蒙在巴黎住一晚，到第二天再走。可是亚蒙担心着玛格丽黛的健康，一定要回布吉洼。





(二二二) 杜瓦拗不过他，便雇了一辆马车送他回布吉注。亚蒙感到自己爱情的前程光明，他看看父亲，觉得老人家今天变得特别慈祥了。

(二二二) 十一点钟时亚蒙到了布古洼。屋子里没有一个窗户是亮着的，他按响门铃也没一个人答应。这情景对于他还是第一次发生。





(二二二) 后来园丁出来了，娜宁也拿着灯来迎接亚蒙。他察看他们的神色，好像都和平时异样似的。



(二二三) 他走进卧室，发现房间里空空的，不见玛格丽黛的影子。问了娜宁，才知她已经上巴黎去了。

(二三四) 他呆立在房中，惶惑地做着种种猜测。一点钟敲过了，而玛格丽黛还没有回来。他见玛格丽黛平常看的一本小说摊在桌子上，拿起一看，见上面似乎有许多地方都给眼泪打湿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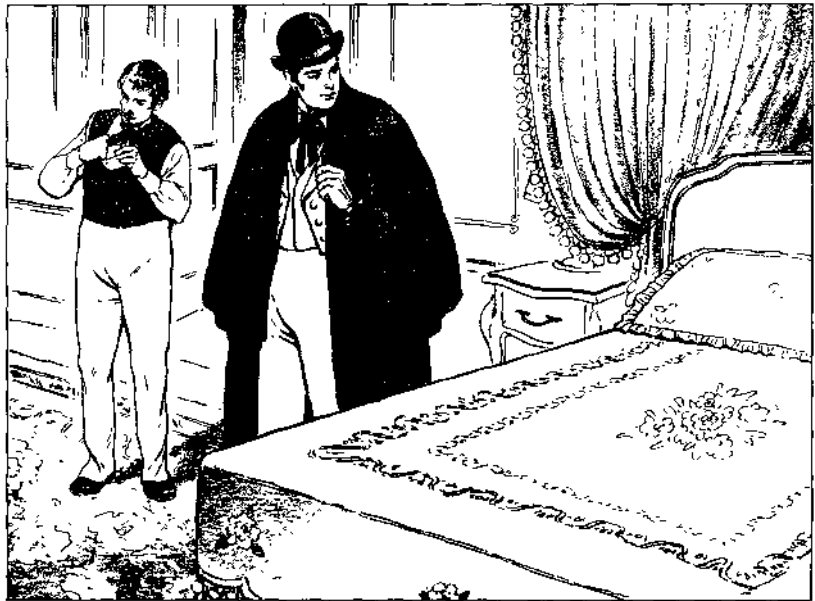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二五) 两点钟敲响了，一阵秋雨扑打着窗子。亚蒙再也忍受不住期待的煎熬，他等不到天亮，决心连夜步行上巴黎去找玛格丽黛。娜宁替他披上外衣，他来不及道别，冒雨而去。

(二二六) 他在凄风苦雨中徒步，满身是汗，几次险些滑倒。当一辆马车从对面驶来时，他疯狂地喊着玛格丽黛的名字，可是一点回响也没有。



(二二七) 当他来到玛格丽黛的寓所时，天刚黎明。他走进她的房间，床上是空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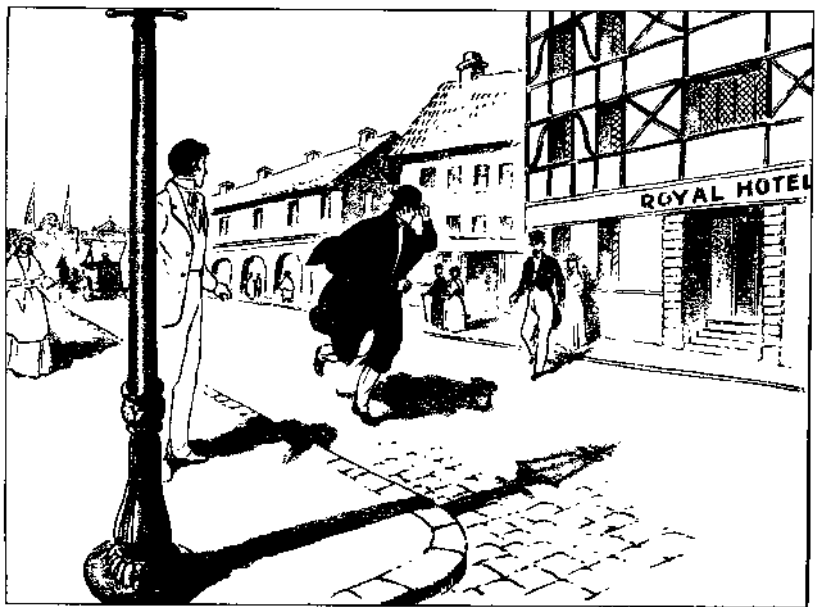
(二一八) 看门人告诉亚蒙，玛格丽黛白天和普子当
丝一同出去，一直没有回来。看门人又取出一封信，他
一看，正是玛格丽黛留给他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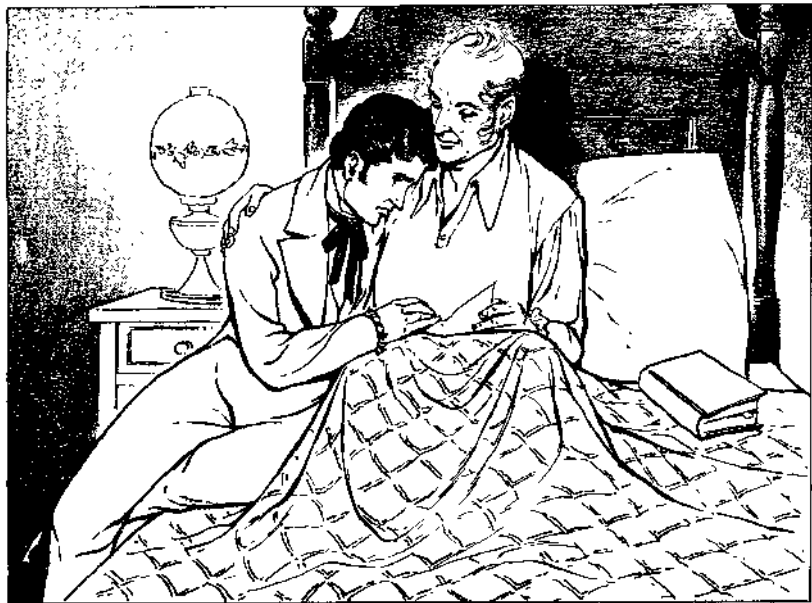




(二二九) 他走到街角拆开信封，信上写着：「当你读这信时，亚蒙，我已是别人的情妇了，我俩间一切都已完结。」这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，他怕自己会跌倒在街上，忙把身子靠住墙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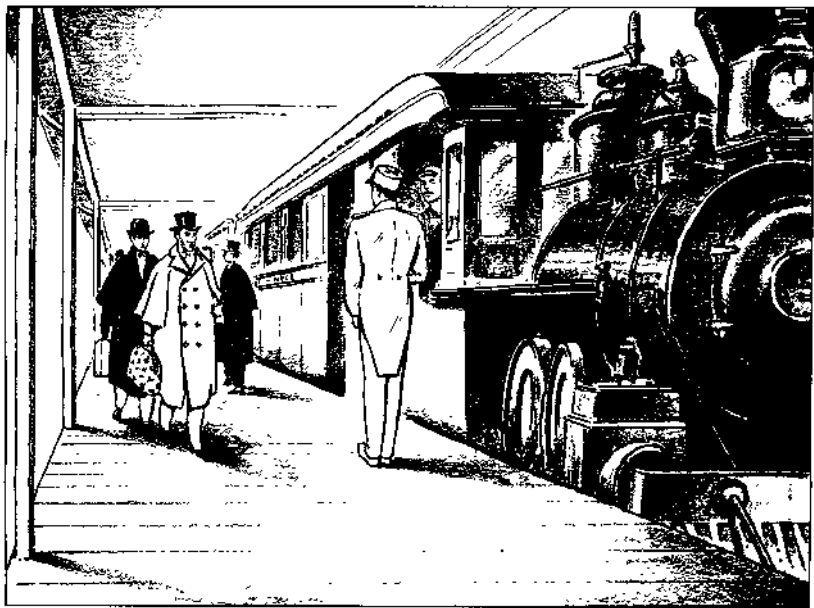
(二三〇) 亚蒙支持不住玛格丽黛给他的打击。他想到在这个城市里只有一个亲人——就是他的父亲。他像一个疯人似的直向巴黎旅馆奔去。





(三二) 他奔进房间里，父亲正靠在床头看书。从那镇定的神情来看，好像是在等待着业蒙。业蒙把玛格丽黛的信递给了他，然后倒在他的怀里伤心痛哭起来。

(二二三) 心境的不了，昨夜的徒步赶路，玛格丽黛的信，使亚蒙感到筋疲力尽了。杜瓦便趁着亚蒙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，把他带上了火车。





(二二三) 亚蒙在路上想到玛格丽黛便眼泪直流,他就这样回到了家中。往常,当他看见自己纯真温静的妹妹时,总显得非常高兴,可是这次,什么也不能使他快活,什么也不能使他忘记他的玛格丽黛。

(二三四) 打猎的季节开始了，杜瓦为了使亚蒙排遣愁怀，便邀些朋友、邻居，组织猎会。大家兴高采烈地围集起来打猎，亚蒙却将猎枪搁在一旁，坐在树根边流泪。





(二三五) 一个月过去了，亚蒙的忧郁一点没有减轻，身体也口见消瘦。他实在按捺不住重会玛格丽黛的那颗火炽的心，他对杜瓦撒了个谎，要紧赶往巴黎去。



(二二六) 他到了巴黎，失魂落魄地在冷清清的昂丹路上徘徊着，可是他沒有勇氣去按瑪格麗黛寓所的门鈴。他的心里非常矛盾，急切地想看到她，却又担心会蓦地撞着她。

(二二七) 信步走到尚塞利塞森林的路上，他忽然看见玛格丽黛的马车远远地驶来，可是玛格丽黛不在里面。但光是这部车子，就使他的全身血液奔腾起来了。





(二三八) 他再走过去，看到玛格丽黛正和一个叫奥兰蓓的女人在一起散步。他不知所措地朝她们走去，玛格丽黛一见亚蒙，脸色顿时发白，现出勉强的微笑。亚蒙的心虽然猛烈震荡，但只冷淡地打了一个招呼。



(三三九) 玛格丽黛怔了一下，马上同奥兰蓓一道上车去了。

(二四〇) 亚蒙去找普于当丝，他不谈这次重来巴黎

的目的，只是有意无意地探问着玛格丽黛的近况。



(二四一) 亚蒙想到玛格丽黛还保留着他的东西，眼泪又涌出来了；假使她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，他完全可以宽恕她，会跪倒在她的脚前。普于当丝又谈起玛格丽黛的生活，亚蒙听了非常难过。





(二四二) 普于当丝说：「是呀，我尽力做到使她离开你，我想你会感激我的。」这话刺伤了亚蒙的心，他说：「够了，别再说了。」就走了出来。亚蒙确定玛格丽黛敌不住享乐的引诱，终于堕落了。



(二四三) 业蒙放不下玛格丽黛，同时心里又燃烧起复仇的火焰，他要她身上进行报复。

(二四四) 奥兰蓀正要开一次舞会，亚蒙料定玛格丽黛也会参加，于是他决定使奥兰蓀成为自己的情妇，向玛格丽黛示威。他第一次去看奥兰蓀时，便送给她许多贵重的礼物。





(二四五) 舞会的日子到了，亚蒙准时赴会。只见玛格丽黛正同瓦尔维勒伯爵舞着，亚蒙也就和奥兰蓓跳起来。当玛格丽黛和亚蒙的眼光接触时，她脸色惨白得像个死人。



(二四六) 吃完晚饭后，大家赌起钱来了。亚蒙坐在奥兰蓓身边，瓦尔维勒拉着玛格丽黛也坐到赌台边。奥兰蓓问起巴黎大歌剧院演的什么戏，亚蒙便乘机讥刺着玛格丽黛。



(二四七) 亚蒙的心思并不在赌，但他赢了很多钱；奥兰蓓输光了，他把所有的金币给她；奥兰蓓问是什么意思，亚蒙说：「这表示我爱你呀！」

(二四八) 亚蒙又赢了瓦尔维勒一大笔钱，他说：「我要用这笔钱同一个女人到乡间去玩。这个女人从前已经同我去过一回了，后来抛弃了我，现在也许看见我阔了，她就会再和我一同去的……」





他肯来吗？

他太恨我了，他不肯失去骂我的机会，快去叫他吧！

(二四九) 玛格丽黛伤心地立起身来，把普于当丝拉到·角，叫她去找亚蒙来说话。



(二五〇) 普于当丝和亚蒙一同来了，亚蒙道：「不是你要分辩？」玛格丽黛告诉他自己这一个月来的痛苦，叫他赶快离开她，回到父亲身边去。亚蒙听了，实在忍受不住。



(二五二) 亚蒙又问她:「回到父亲身边去……这是我要去吗?谁逼我回去的?」接着,亚蒙又道,他明白了,叫他离开,是怕他在这儿,妨碍她和瓦尔维勒的一桩好买卖。玛格丽黛向他分辩,亚蒙可不相信。



(二五二) 亚蒙站起来，愤愤地骂道：「你是一个没情义的娼妇！你是件商品！眼看你自己要为我牺牲了，在紧要关头你舍弃了我。在你看来，我这个人的爱，毕竟还比不上你的车马，比不上你所戴的金刚钻！」

(二五三) 亚蒙说完，跑出门去，站了一阵，又跑回来，伤心地对玛格丽黛说：「我细想过，我到巴黎来找你，起先以为是怨恨驱使我来，现在知道实在是爱情，我还是深深地爱着你……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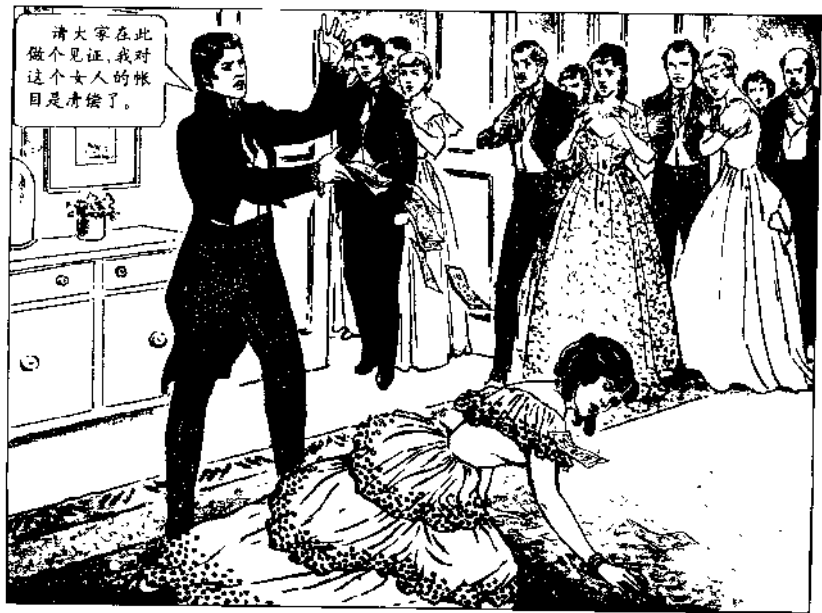
(二五四) 玛格丽黛忍住内心的悲痛，两眼直望着前面说：「我们实在是不能相爱了，有一道无底的深渊隔开了我们，我非如此不可，我已为这个发过誓。」
亚蒙问她为谁发过誓。



(二五五) 亚蒙抓住玛格丽黛的手臂说：「你跟我说一声爱他，我就走。」玛格丽黛说：「不错！是的！我爱瓦尔维勒先生！」亚蒙把玛格丽黛一推，她就跌倒在地上。

(二五六) 玛格丽黛撑在地上，看着疯狂似的亚蒙，这时候客人们一齐拥了上来。亚蒙当众指着玛格丽黛骂道：「你们知道她所做的事吗？把她所有的东西都卖了和我同居，我受了她的恩惠没有报答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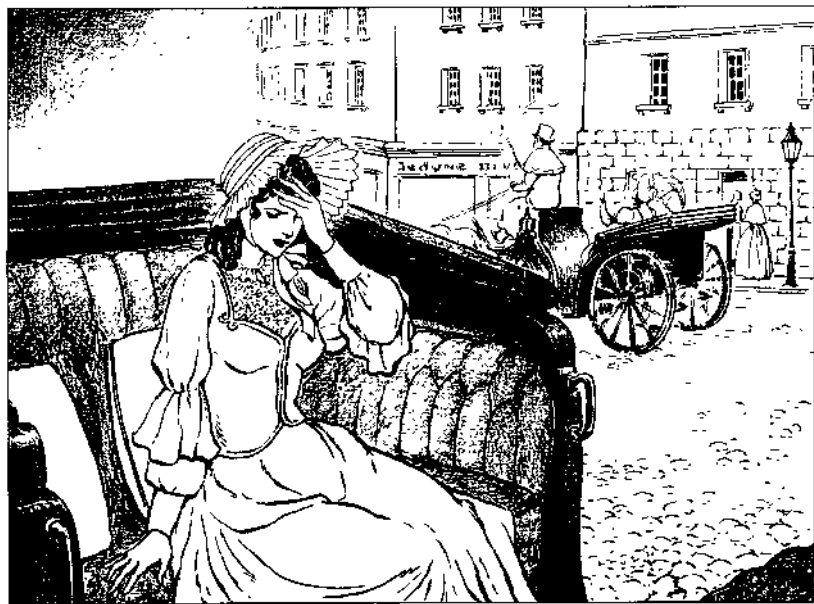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(二五七)「不过现在还不太晚。我很惭愧,所以今天来弥补这个罪过。」说着,就把一大叠钞票,掷在玛格丽黛身上。



(二五八) 玛格丽黛惨叫一声，向后晕倒了。瓦尔维勒见业蒙这样欺侮玛格丽黛，把他的手套向业蒙脸上扔去。两人几乎要打起来，人家赶忙上前拉开。



(二五九) 从这天起，亚蒙还送了珠宝和一辆马车给奥兰蓓，两人常常一同坐着外出，好让玛格丽黛见了难受。有一次，奥兰蓓一个人坐着马车出去，路上遇到玛格丽黛，奥兰蓓对她的无礼轻侮，竟使她几乎昏厥。



(二六〇) 奥兰蓓回家以后，反要亚蒙写信给玛格丽黛，要她尊重她这位「亚蒙心爱的女人」。亚蒙答应奥兰蓓的请求，立刻写了一封信，信上说着极恶劣、极残忍的话，当天派人送到玛格丽黛家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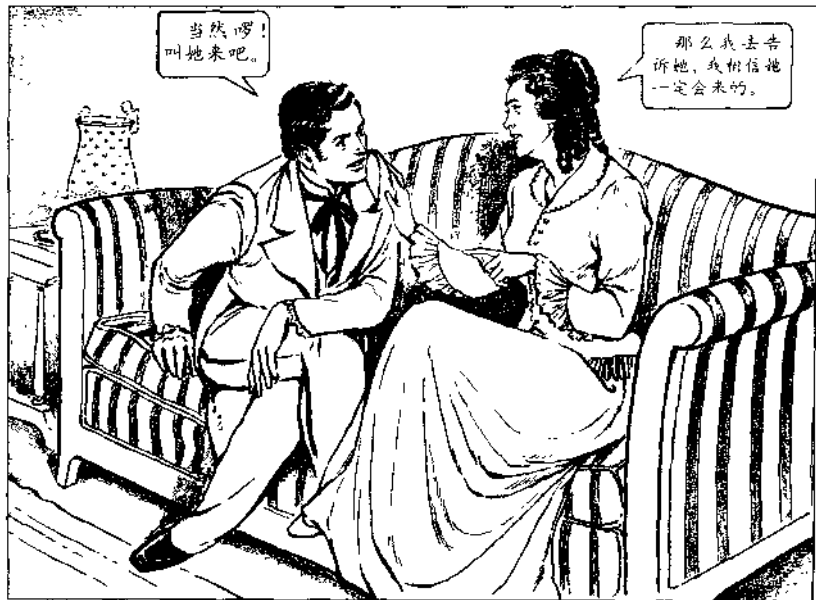
玛格丽黛跟上了有錢的伯爵，一定很幸福吧？

唉，朋友，你不要這麼說吧。

(二二六一) 亞蒙看着瑪格麗黛似一天天消瘦，心里感到快意；有时见到她那哀求的目光，又感到惭愧。他料到这一次的信对她的打击太凶，定会有回信来，便在家里等着。午后两点钟，普于当丝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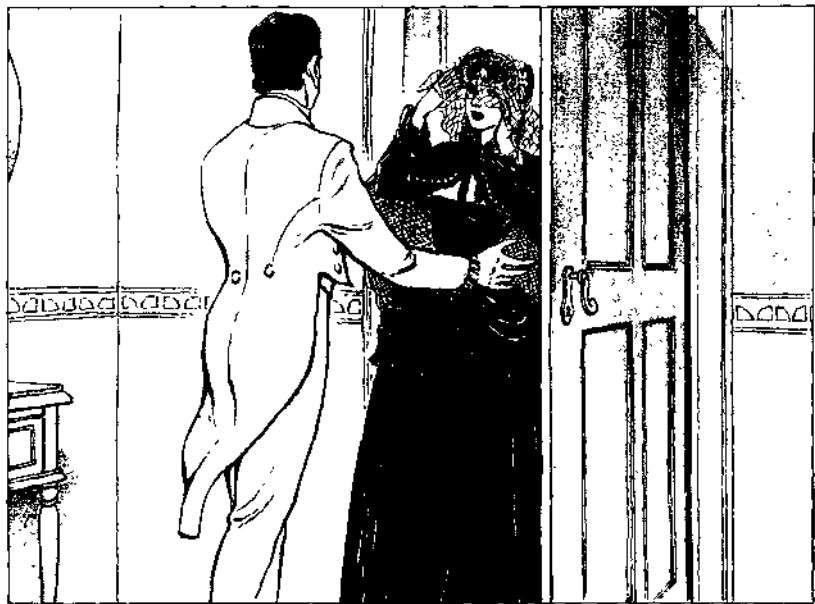
(二六二) 普士当丝坐下说：「自从你到巴黎后，没有放过一次机会和玛格丽黛为难，给她狠狠的侮辱。现在她已经因此病倒了，她精神上、肉体上再也没有力量承受你给她的苦楚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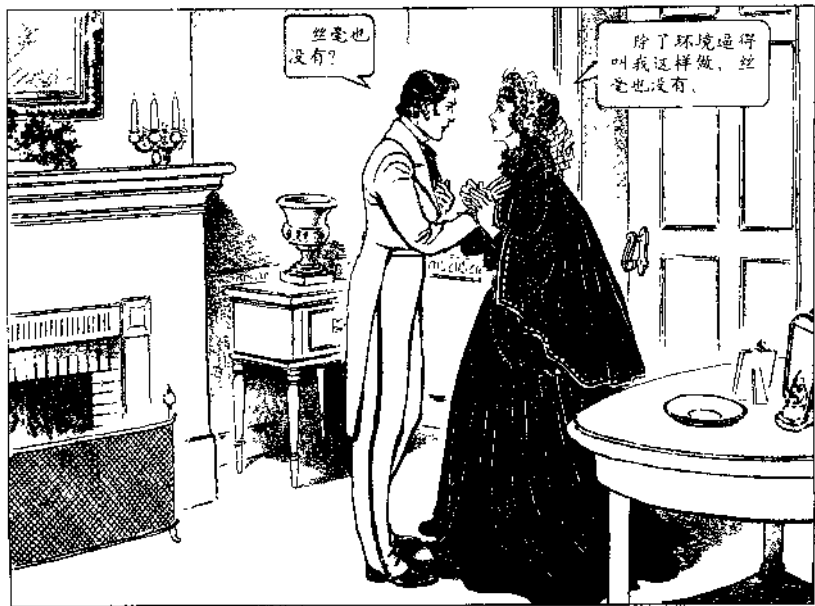
(二六二) 普于当丝说瓦尔维勒伯爵从来不在她家里，她并不喜欢他。亚蒙说如果玛格丽黛要来，她自己可以来，他是不会再上她那几去了。普于当丝问：「她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保证好好接待她？」亚蒙答允了。

(二六四) 普于当丝走了。将近九点钟，听到有人按门铃，亚蒙急忙去开门，他激动得几乎摔跤，甚至于不得不扶着墙壁行走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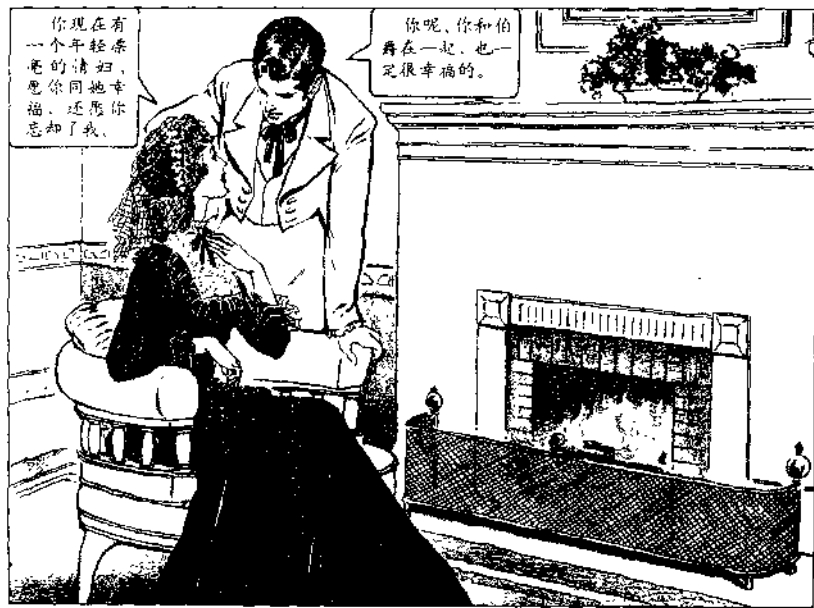
(二六五) 玛格丽黛进来了，她穿着黑色衣裳，走进客厅揭去了面纱，脸色白得像云石。她说：「我在这里了，亚蒙，你想看看我，我已经来了。」说完，便失声痛哭。亚蒙走近她，哽咽着问：「你怎么了？」



丝毫也没有？

除了环境逼得叫我这样做，丝毫也没有。

(二六六) 她握住亚蒙的手并不答话，因为她的喉咙梗塞着，过了会儿才呜咽地说：「你害得我好苦呀！亚蒙！我可是丝毫没有惹你。」亚蒙带着苦笑反问她。



你现在有一个年轻的同僚，他比你还要幸福。你还忘了我。

你呢，你和伯爵在一起，也一定很幸福的。

(二六七) 亚蒙觉得玛格丽黛的手心烧得烫人，而身体却又冷得在发抖，他推她坐在炉边：「难道你以为我并不曾为你吃苦？你当初留下那封信就走了，你那么的忍心呵！」玛格丽黛摇着头叫他不要再提旧事。

(二六八) 玛格丽黛把脸凑向他：「你看看在我脸上有一丝幸福的影子吗？亚蒙，不要嘲笑我的痛苦呵！」
亚蒙说这是她自己造成的。玛格丽黛告诉他，她所做的并不符合她的本意，而是服从别人的要求。



这别人是谁
呢？为什么你
今天不能对我
说出这原由呢？

总有一天
你会明白原
由，那时你就
会原谅我的。



(二六九) 玛格丽黛说，她不能对他明讲。亚蒙道：「那么你就是说谎了！」玛格丽黛起身要走，亚蒙奔过去挡住门口说：「你不要走呵！」玛格丽黛问：「为什么？」亚蒙叫喊起来。



(二七) 玛格丽黛留在亚蒙处过夜。第二天，天刚亮，两人都醒了。她靠在床头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大滴的泪珠不时从眼里流出。亚蒙问她：「我们一同离开巴黎好吗？」她脸上露出又悲哀又恐怖的神情。



(二七二) 玛格丽黛走了之后，留给亚蒙的是可怕的寂寞和空虚。他坐在她刚才躺过的床上，足足有两个钟头。

(二七二) 五点钟时，他禁不住走到了昂丹路，也不知道自己已要干些什么，竟去敲了玛格丽黛的门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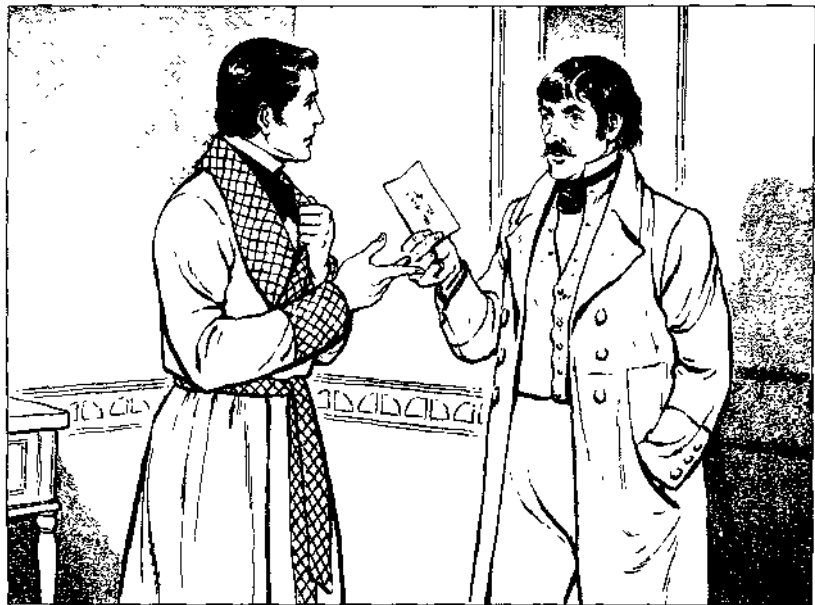
(二七三) 娜宁开了门，一见他就说：「小姐不能够招待你。」亚蒙问：「为什么？」她说：「因为伯爵在这里，他吩咐不要让人进来。」这弄得他很窘。

(二七四) 他像一个醉汉似的走回家里。他设想她同伯爵的亲昵，一定和她昨夜在自己处一样。于是他取出一张五百法郎的钞票，连着下面两行字，起派人交给她：「今天你走得太快了，以至于使我忘了付钱。」



(二七五) 他走到奥兰蓓家里。奥兰蓓正在试着新装，她一边穿，一边唱些下流的曲调来给他消遣。





(二七〇) 接着就向他要钱，他如数给了她，然后回到家里。六点半钟时，有一个人送来一封信。

(二七七) 他把信拆开，里面装着他刚才给玛格丽黛的那封信问，张五百法郎的钞票。

一个女太太，
带着她的女仆乘船
往布罗尼的邮船
走了，她嘱咐我
等她走后，才把这
封信送给你。

这是谁交
给你的？



(二七八) 亚蒙立即赶到玛格丽黛家里，门房回说：
「小姐今天六点钟时动身往英国去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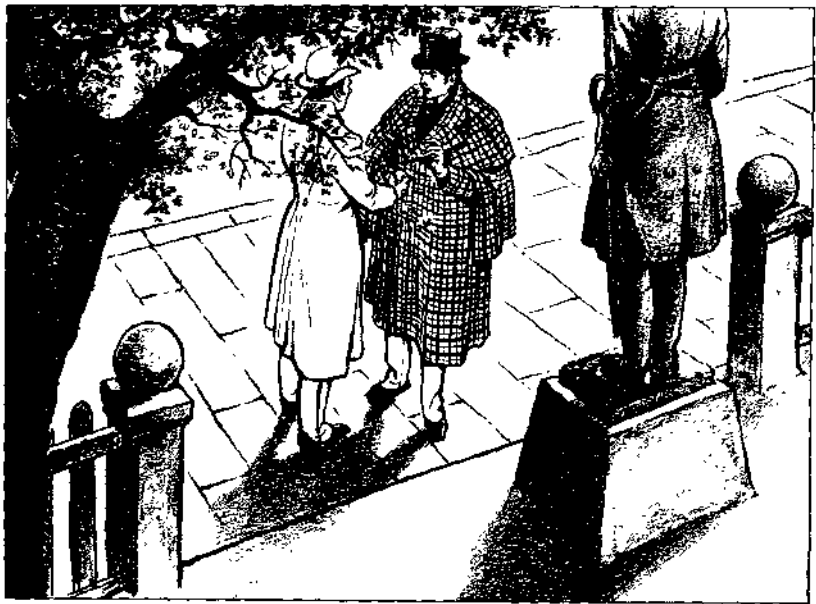
(二七九) 亚蒙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拖着筋疲力尽的身躯，在街上慢慢地向寓所走去。他想：「现在没有什么可以留住我在巴黎的了，没有恨也没有爱。」



(二八〇) 他想起有一个朋友正要到东方去旅行，便写信告诉父亲，说他打算跟朋友一同去。父亲立即寄给他汇票和介绍信。十天之后，他在马赛和朋友一道动身。



(二八一) 亚蒙漂洋过海，一路旅游，后来在亚历山大城碰到了——个公使馆的随员。这人他曾经在玛格丽黛家里见过。两人攀谈起来，随员把可怜的玛格丽黛得病的消息告诉了他。



(二八二) 亚蒙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她，过了一个月，才收到回信。她在信上感谢他的好心意，并说再也见不到他了，因为她距离死已经很近，而和他却相隔千百里路；她知道他从前给她的难堪，无非是爱她的证明。





我的朋友，我就要死了，你看了我的日记，你就会了解我原谅我的。此刻债主派人监视着我屋内的一切，等我一死就动手拍卖。呵，人们是这么冷酷无情！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我就将在悲惨中死去呵！你回来时，已见不到我了，就我瑜莉·都浦爱小姐吧，她是我的护士，会把我的日记给你看的。永别了，我的朋友！

(二八三) 亚蒙继续看下去，他的心碎了……



(二八四) 后面的几个字写得不容易辨认了。亚蒙读完信，立刻收拾行装，恨不得一步回到巴黎，和玛格丽黛相见，倾吐衷肠。

(二八五) 亚蒙在船上，真是度日似年，只恨船走得太慢。他把玛格丽黛的信读了千百遍，或者站在甲板上，向法国的方向遥望。



(二八六) 玛格丽黛呢，她默默忍受着亚蒙给她的种种打击，她的苦心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。自从那次在亚蒙寓所过了一夜后，她推托到英国去，断绝了亚蒙的心念，回巴黎后，就病倒了，吐了很多血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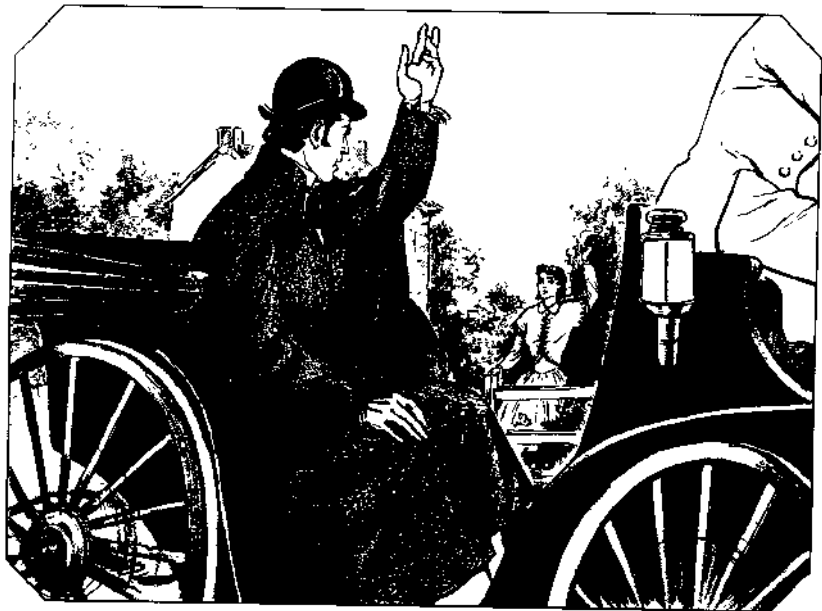
(二八七) 在病中，娜宁送来一封信，是女友请她去参加婚礼。玛格丽黛想到大家都有幸福，只她没有。她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不长！但她想不叫亚蒙明白真相就这么死去，是非常难过的。

(二八八) 于是，她就在病榻上用对亚蒙说话的口气写日记。她是这么记的：「今天是十二月十五，我病在床上。亚蒙，我想念你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我不能够就这么死去，我要向你说明，使你能谅解我……」





(二八九)「当初，你父亲来到的消息是怎样地惊吓了我。当你还在巴黎旅馆等他时，有人交给我一封你父亲的信，信上用最严厉的词句要我假借理由离开你，此外还请我见他，并嘱咐我切莫让你知道。」



(二九〇) 「所以这天你回到布吉洼后，我恳切地劝你再回到巴黎去见你父亲，这是我有意图把你遣开，好让你父亲来见我。次晨，你听了我的话，再次到巴黎去向你的父亲请求和解。」



先生，你错了，
我从来没有接受
过亚蒙的钱。

你的生活是谁
供给你的呢？谁
能相信你这种女
人的话呢？

(二一九) 「你走后一个钟头，你的父亲到了。从他的
谈论中，我知道他把所有的媚家姑娘看做是没有心肠
的生物、一架吸金的机器；他责备我毁了他的儿子。
下面是我们的谈话。」

(二九二) 「你的父亲对我非常无礼，甚至使用威吓，使我不得不叫他放明白些，我对他说：「我是在自己家里，除了得向你说明我对你儿子有真挚的爱情以外，我的生活上并没有什么事必须向你报告。」」



(二九三) 「你父亲立刻掏出一个文件递给我，那是你要求经纪人把息金转移给我的委托书。他对我一阵冷笑说：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你还能说不花亚蒙的钱吗？」」





这些帐单、当票，
总不能说是伪造的
吧！这些，我本来
可以不用向你说明
的，现在逼得我
不得不说了。

(二九四) 「我说要是亚蒙当真有这样一件事，那也是他瞒着我去做的，因为他知道我一定会拒绝。我拿出一叠出卖家具的帐单和一些当票给你父亲看。证明这几个月来和你共同生活的费用，是我自己负担的。」



先生，多谢你这样的称赞我。

小姐，我以前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人，并没有预料到你有这样的美德。

(二九五) 「你父亲接过帐单看了，略略思忖一下，就向我说明错怪了我，请求我的原谅。我说：『你是亚蒙的父亲，必定也和他一样慈爱，我要求你千万不要在亚蒙面前说我什么坏话。』」



(二九六)「我们两人重又坐下。他说：『那么，小姐，现在我再不用规劝和威吓，而是用祈求来希望你得到你更大的牺牲了，现在要看我们两人究竟谁是真正爱亚蒙和他的家庭。』我听了他的话发抖了。」



(二九七)「你的父亲握住我的手说：『你的灵魂有普通女人比不上的伟大，所以我同你说说话。我的女儿将跟一个和我家世同样清白的高贵人家的子弟结婚，要是亚蒙娶了你，我的女婿就要放弃我女儿了。』」



我难道不知道我和亚蒙是怎样相爱的吗？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个没有父母，没有家庭的人吗？

（二九八）「我想想，我是不能离开你的。于是就向你父亲表示，我可以等他的女儿出嫁之后再和你住在一起。虽然这对我是痛苦的。你的父亲感谢了我的好意，但又说他要求的是要我和你永远断绝关系。」



(二一九)「我喘息着对你父亲说：「我已经把整个生命寄托给亚蒙了。而且我害着病，你要我和亚蒙永远断绝，不是立刻叫我死吗？」说完，我禁不住一阵心酸，眼泪满眶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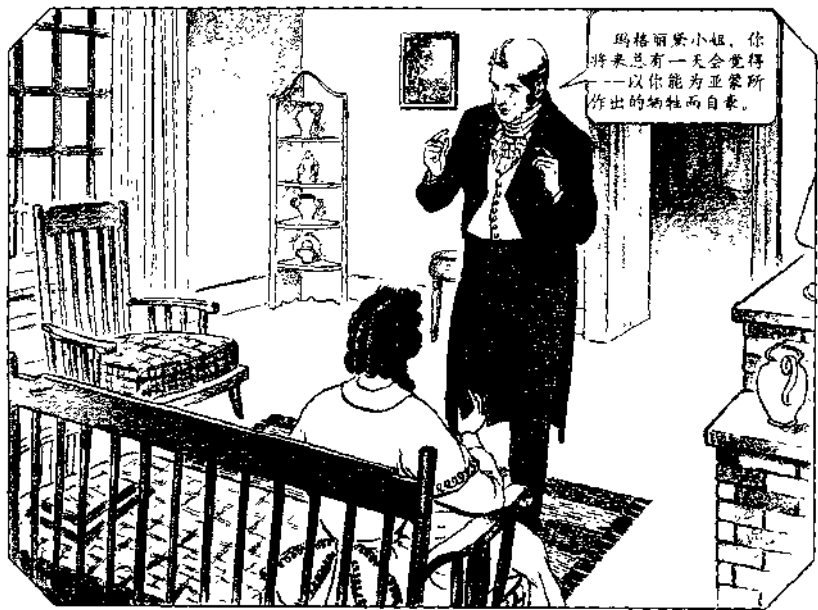


唉，上帝！
我相信亚蒙不
会这样想的。

……并且我请
求你 允许给我
的女儿幸福吧。

(三三三) 「你的父亲看到我这么伤心，他很镇静地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说：「小姐，我是了解你的，但是社会上一般人的看法就大不相同了。你为亚蒙将来的社会地位着想，也应该让他娶一个纯洁的女人……」

(三〇一)「你父亲接着对我说：「你能保持你的容颜永久不衰老吗？假使亚蒙一旦抛弃你，再翻开你的历史来，你忍受得了吗？我想，你现在就和亚蒙结束是最好的时候。」



我会想法断绝丑案，
你的儿子就会回到你的
身旁，请你照应他吧。



(三〇二)「你父亲所说的，原也是我常常想到的。这时，我只觉得周围一片黑暗和沉重的压力。唉，我这样的一个人，上帝也许还肯原谅，但人世对我竟毫不容情，不能让我取得幸福。我下定决心牺牲我自己。」



(三三三)「我知道，我拒绝你，一定会使你非常痛苦，又非常地恨我。但是亚蒙，我的痛苦并不比你轻啊！你的父亲听了我这决定，捧住我的脸，吻了一遍，表示对我的感激。」

(三〇四)「我答应你父亲，决不使你知道他曾到这儿来过。你父亲满意地向我告辞。」





(三〇五)「你父亲走后，我打发人送信到巴黎，叫普于当丝来。我一个人独自对着壁炉，瞧着炉里的余烬，伤心地想到了自己」一生的幸福将很快地毁灭，不由得痛哭起来。



(三〇六) 「亚蒙，以后的事情是你所知道的：你回到布吉洼时，看出我异常悲伤。我难过了一夜，次日十一点钟，我忍心催你再到巴黎父亲那里去，我送你上马车，这便是我和你在布吉洼最后的一次分别。」



(三三)七 「你走后，我便回到屋里，留一封信给你，好让你自动抛弃我、恨我；我下笔时，真像疯了的一样，你想：我怎能割舍一个我真心想他、他真心爱我的人呢？」



(三〇八) 「我咬紧齿唇、撕裂心胸，写下了简短的几句话，那是你所看见的。我把它交给了普于当丝。」



(三〇九) 「我收拾了简单的行装，上了马车。那所我曾幸福地相处过的房子，我不忍回头看一眼。我的心像已经碎裂似的，昏昏然倚在马车里，那时候觉得连天地都是黯淡无光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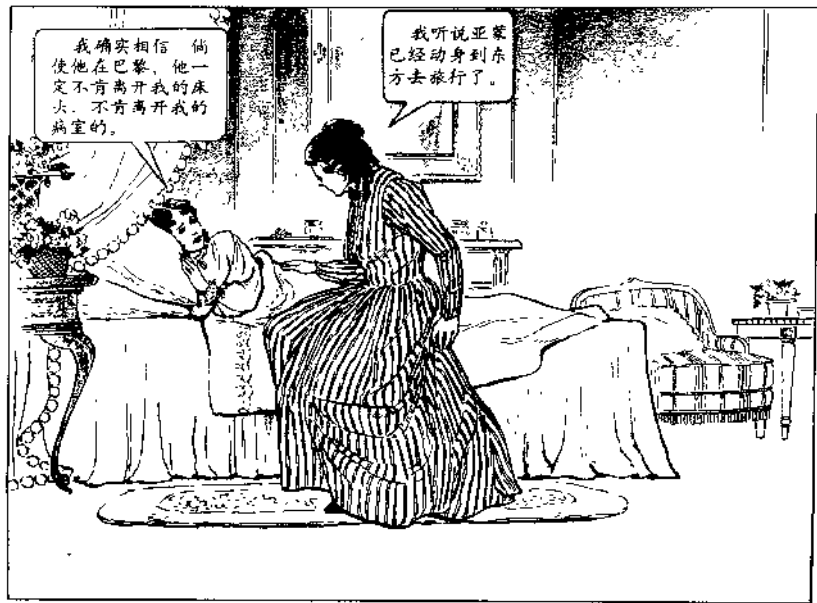
小姐，医生来的诊费，要预备着哩。

在这个时候，你来说这个，你太没道理了！

(三二〇)「亚蒙，和你断绝了关系之后，我就准备向死路上走了……现在，我已躺在床上，白知不过挨着日子罢了。」玛格丽黛写到这里，一阵咳嗽，又吐了不少的血。

(三一一) 瓦尔维勒自从玛格丽黛被亚蒙当众侮辱以后，认为她已失了体面，再也不理会她了；老公爵也不睬她了。玛格丽黛贫病交迫，普于当丝开始为她跑当铺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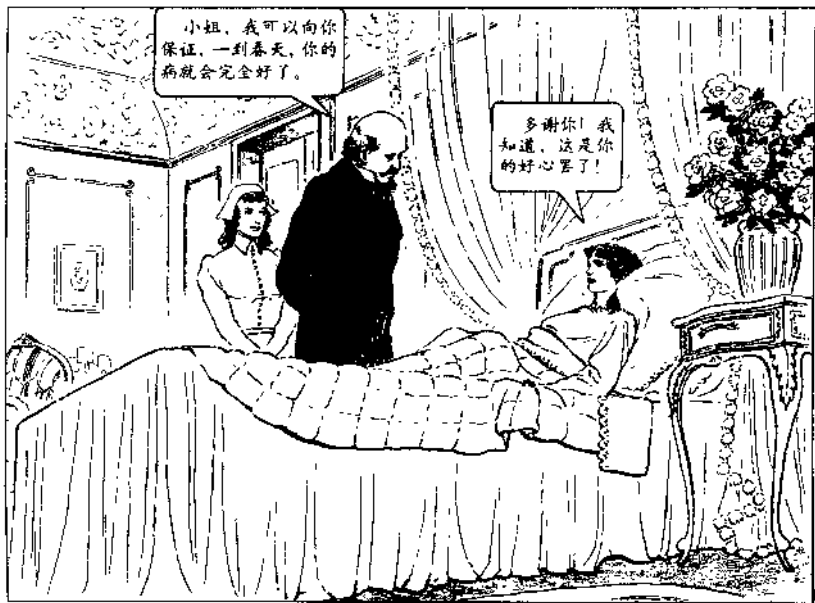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确实相信 倘
使他在巴黎，他一
定不肯离开我的床
头，不肯离开我的
病室的。

我听说亚蒙
已经动身到东
方去旅行了。

(三二二) 那一班购买「爱情」的人在买货之前是要看
看货色的。巴黎有的是比玛格丽黛健康的女人，所以
她是被大众忘却了。这时，又传来业蒙远去的消息，
在玛格丽黛看来，现在什么都不值得留恋的了。

(三二三) 玛格丽黛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。而医生每次来，照例是说一通病情已在渐渐好转的话。可是玛格丽黛自己非常明白，她的毛病在逐渐沉重，甚至她担心着自己立刻就会死去。



(三二四) 普于当丝虽然关心玛格丽黛的病情，然而最使她开心的，倒是玛格丽黛出卖那些首饰古董之类。她每一次经手都忘不了从中克扣一笔手续费。



(三二五) 这天，玛格丽黛在病榻上读着杜瓦的来信，信中称赞她甘愿忍受打击，坚守信约，并说他已经把全部经过写信告诉亚蒙。玛格丽黛看了，又高兴又悲愤。娜宁在一旁给玛格丽黛抱不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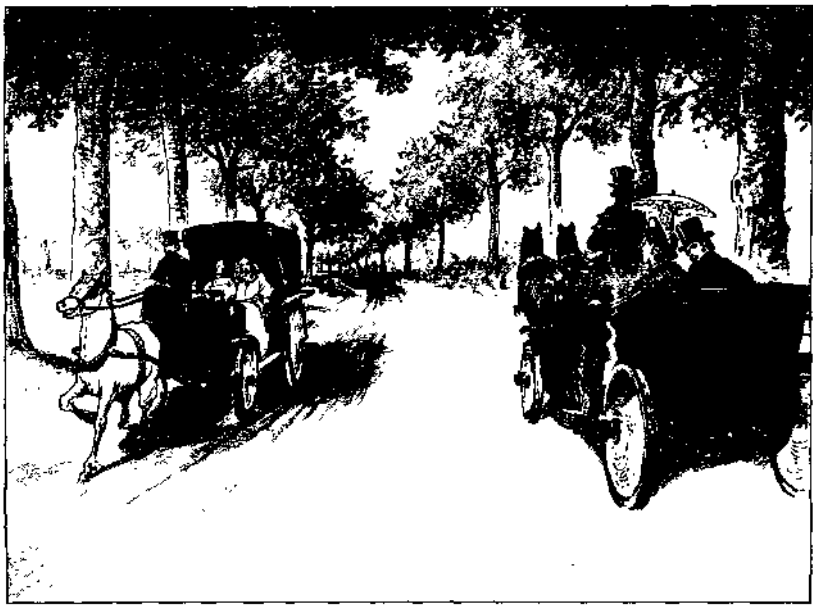
唉，这个人的心肠真狠毒！你当初怎么会听从他的要求呢？

啊！亚蒙知道了，一定会赶回来看我。唉！可是杜瓦先生是料定我的病不会好了才写信告诉亚蒙的……



(三二六) 这天，玛格丽黛强打精神，坐车出门。尚塞利塞园林里满是游人，她看着那阳光下欢乐的人群，心想：「有多少人不知道自己在幸福中啊！」这使整天浸在病室和痛苦里的她，有了求生的欲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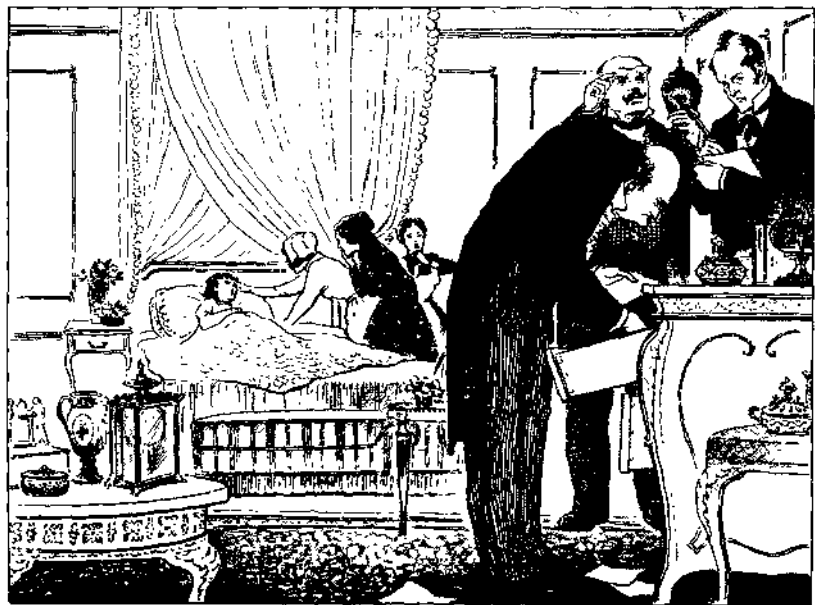
(三二七) 奥兰蓓和一位男客坐在漂亮的马车里，同她的车子迎面而过。奥兰蓓露出高傲的脸色，玛格丽黛再也不介意这些虚荣，她现在只愁亚蒙是否来得及在她生前赶回来，她希望自己能够得救。





(三二八) 几天以后，瓦尔维勒伯爵打发人送了钱来。玛格丽黛不愿意用他的钱，宁愿熬着苦，拒绝收受。

(三一九)一天早上，她被一阵嘈杂声惊醒，原来是债主来扣押她的东西。他们走进她的房间，翻开抽屉，登记了所看见的一切，还留下了一个监视人。这事加重了她的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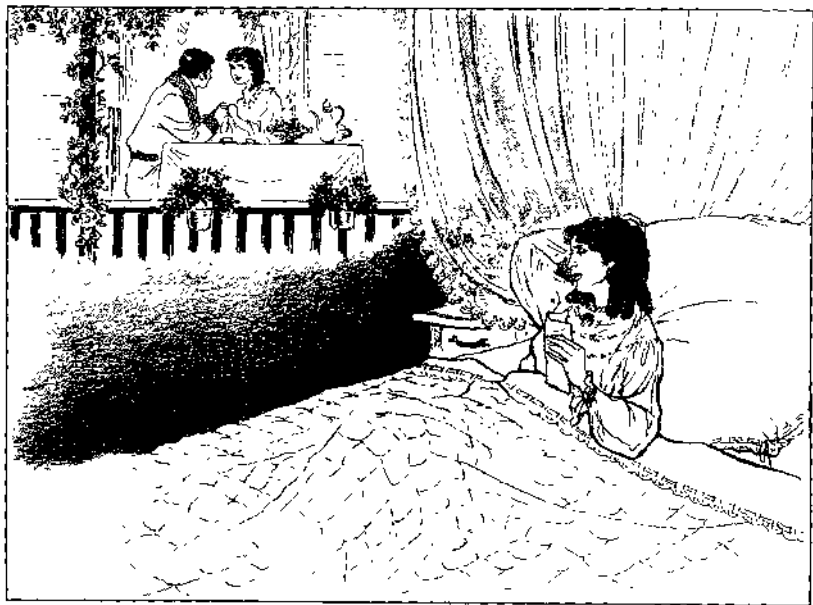
(三二〇) 不要说巴黎的人全把玛格丽黛遗忘了，就是普于当丝也从此不来了。只有娜宁，还忠诚地厮守着她的主人，见玛格丽黛抱着病还在写日记，便劝告她休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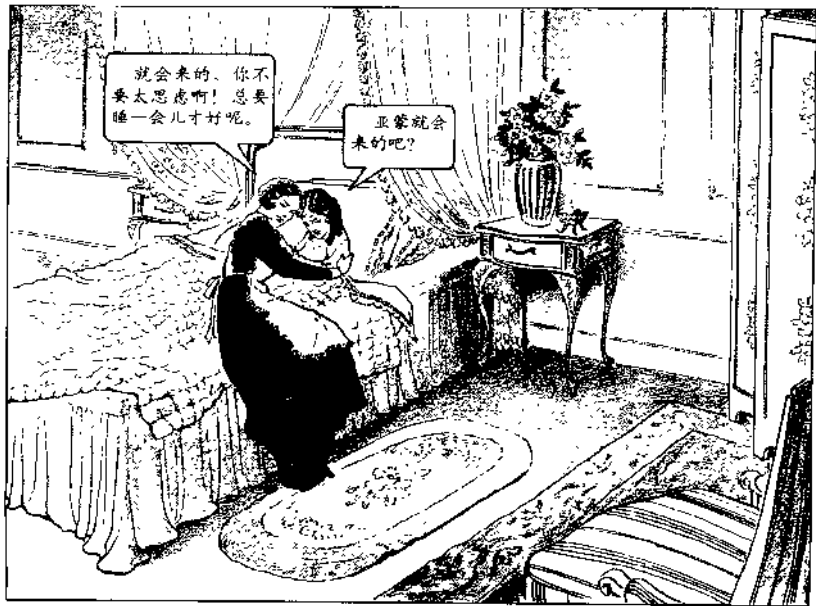
小姐，不要写了，你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吧。

不，我的心事，都在这日记里，万一亚蒙托不上，把这留给他，他会知道我的心。

(三三二) 玛格丽黛已经有十二夜不曾入睡了，她时
时被一口气塞住，非常难过。这大早上，她收到亚蒙
的信，说他正在赶回来。她拿着信，回忆在布吉洼的
幸福时日，多么希望能再见到艳丽的春光。



(三三二) 然而，她的病逐渐加重了，她自信如果没有亚蒙的这封信，没有重见亚蒙的希望支持着，她早死掉了。她现在真有点追悔不该听亚蒙父亲的话，她相信和亚蒙在一起，自己不会死得这么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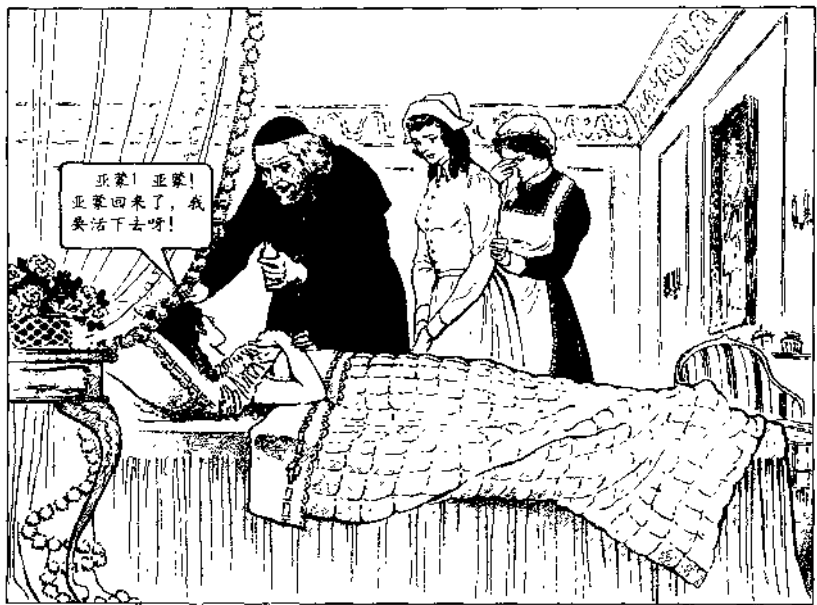
(三三三) 现在，玛格丽黛手头几乎一个钱都没有了。姑娘将在一种漂亮的穷困之下死去。她的东西都典押了、查抄了。大滴的泪珠流泻在瘦削的面颊上。每逢有人进门，她的眼睛闪起光来，老是相信是亚蒙。



(三三四) 当看见并不是亚蒙的时候，她的脸上又恢复了痛苦的表情。她叫娜宁打开衣橱，指着一顶便帽、一件镶满了花边的衣裳说：「等牧师让我忏悔之后，我就要死去了，那时候你就替我穿上这些衣裳。」



(三三五) 午后，牧师来了，在她的脚上、手上、额上都涂抹了圣油，念了一遍祈祷。玛格丽黛在半昏迷状态中，时时微弱地喊着亚蒙的名字。





(三二六) 牧师做完了仪式，出去了。从这时起，她没有说出一个字，没有任何动作，大家疑心她已经死了。

(三二七) 夜里两点钟的时候，她忽然又从床上跳起来，接连呼喊着亚蒙。



(三二八) 然后气尽力竭，倒在床上，又有两三次叫着亚蒙，以后默不作声，大滴的泪珠从她的脸颊上挂下来。看护小姐哭喊着她的名字，她再没有答应，看护小姐就替她合上了眼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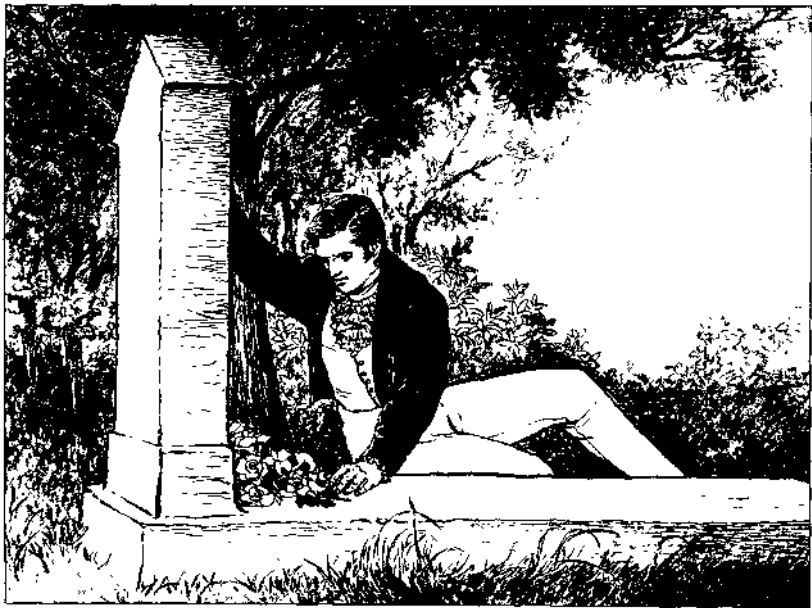


(三二九) 娜宁听见哭声奔了进来，她看着玛格丽黛瘦削的脸庞，脸庞上泪珠还没有干，也不禁呜咽起来：「可怜的孩子！平平安安地睡吧！你曾经深深地爱过人，所以上帝是不会拒绝你到天国去的！」

(三三〇) 四月里的一天，亚蒙来到了玛格丽黛的墓前。他神情惨淡，定睛凝望着墓碑，面颊和嘴唇轻轻地发颤，喃喃自语：「呵，天哪，天哪！」



(三三二) 迟了，再也不能看到玛格丽黛了。他曾经残忍地侮辱过她，却永世没有这种机会了：在她面前，向她忏悔，请她原谅自己的粗暴与野蛮。亚蒙的心碎了，血液只往眼边涌，眼泪可是流不出来。





(三三二) 墓地寂静得可怕。这个红极一时的巴黎姑娘为了成全别人的幸福，孤零零地躺在这里。业蒙到这时候才明白了一切：正是尊严而慈爱的父亲给他的儿子安排下了这样一个可恨、可怕的悲剧！